

書叢年青

唯物史觀批駁

史聞天編譯



中日文化協會發行

書 叢 年 青

駁 批 觀 史 物 唯

著 爾 伯 波

譯 編 天 聞 史

編 主 組 版 出 會 協 化 文 日 中

行 發 會 協 化 文 日 中

序

共產主義之流毒中國，已二十載。其所以深入一部份人心者，固由其不擇手段之宣傳方法，投合無知青年之所好，然其勢力之蔓延，實因一知半解之流，誤認唯物史觀爲社會科學之經典，有以致之。近年以來，應用唯物史觀以解釋歷史社會現象之作品，幾如汗牛充棟，一般青年受其潛移默化者，誠何可勝數。際此和平反共建國之日，欲謀指導青年思想，首宜暴露唯物史觀之謬誤，以爲正本清源之計，蓋亦不可或緩者矣。本書係摘譯自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叢書馬克斯之歷史觀（Karl Marx's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原書立言精微，而用筆深入淺出，爲研討唯物史觀之唯一名著。譯稿五節曾揭載於平議旬刊，當時該刊銷數爲之激增。國人對於正當精神食糧之需要，於此可窺見一斑。茲者中日文化協會發行青年叢書，徵稿及余。余不揣固陋，復擇該書之最後三章加以邊譯，其已刊在平議旬刊者，重加修正，輯爲一書，名曰唯物史觀批駁。冀於指導青年思想，聊作一助云耳。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

史聞天識於平議編譯社

序

二

唯物史觀批駁目錄

序

第一章	唯物史觀的要義	一
第二章	唯物史觀的考驗	一七
第三章	唯物史觀的偏狹	四三
第四章	唯物史觀之邏輯上的弱點	九一
第五章	唯物史觀的評價	一一七

目
錄

唯物史觀批駁

第一章 唯物史觀的要義

在一般以吹奉馬克斯主義爲職業者的面前，如要對馬克斯加以批評，不待我們開口便已被看作敵人了。社會主義者深惡人家褻瀆他們領袖的金科玉律。馬克斯是他們所崇拜的人物，而唯物史觀又是他們重要的信仰，所以，誰若批評唯物史觀，他們便肆意的加以謾罵。但是他們忘記了，歷史學說這樣東西，對於非社會主義的經濟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以及哲學家，也是很感興趣，很關重要的。同時，歷史學說，若視爲對社會科學的一種貢獻，的確應接受所有對於此項學說發生興趣的人的究討與批評。一位物理學家也許碰巧是一位社會主義者；但是不能因爲他是社會主義者，便不許非主義的科學家批評他的物理學說，及指摘他的學說中的弱點。社會主義者因爲他們那種不能容忍外人批評的態度，所以他們特別強調他們的信仰和主義的宗教色彩。他們說：馬



克斯所說的話，是不會錯的；對於馬克斯的著述，誰若擅敢吹毛求疵，妄生異議，誰就該受嚴厲的對付。譬如，無論誰讀過西里格曼教授（Professor Seligman）的經濟史觀（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而仍心態自若者，社會主義者便認為這個人對於馬克斯是很公正的。西里格曼教授曾大膽的說過，他說：社會這個運動場，除去經濟勢力而外，還有其他許多的勢力在那裏活動着，所以對於歷史的解釋，也不限定祇有一種。可是這句話，却使包丁（Louis Boudin）感覺不快了。於是他對西里格曼大肆攻擊，且對西氏這句話，加以冷嘲熱諷。包丁對於馬克斯的分析與概念，不去多加研究，而對於西里格曼的一句話，却費了許多精神，去反覆的推敲。①

在社會科學方面，中產階級的批評是和馬克斯的立場不同的。社會主義者對於這一點，認為是深可欣慰的事。有些人認為馬克斯的智慧是高深的，還有些人却輕視他的才能和他的著作。社會主義者對於一切批評，均抱着一種冷淡的態度；表示要想毀謗他們的巨人，是不會有絲毫的效果的。社會主義者從來也不想，馬克斯也許會錯了吧。本來對於一個病症，醫生也會各持意見的。然對於牛頓、康德、達爾文、孔德、以及亞當斯密士諸人的貢獻之重要性，却從沒有人抱着不同的

見解

社會主義者一向認爲別人對於馬克斯的解釋，都是錯誤的。他們說：一般批評者的視線，因受中產階級的觀念所支配，故而對於馬克斯理論之高深的意義，無法窺測。凡遇批評者認爲某一點是馬克斯的見解，那班社會主義者，便從馬克斯的著作中另引一段相反的話，以證明這位批評者的錯誤。但這是批評者的不是麼？其實乃係馬克斯的辭義本身尙欠明白。列甯與考茨基都是終身研究馬克斯主義的人，但是他們兩人，關於國家及階級鬥爭的見解，仍與馬氏相差甚遠。①並且關於概念、法律以及馬克斯許多其他的見解，社會主義報章雜誌，論爭得非常激烈。就連崇拜馬克斯的，如桑巴特教授（Professor Sombart）這樣人也承認：對於馬克斯愈多研究，便愈覺得羅斯（Roscher）說得不錯，即馬克斯沒有能力，把一個複雜現象化爲簡單的原理。②一位著作家，若用語不慎，辭義含糊，前後自相矛盾，當然會被人用作不同的解釋。巴來多（Pareto）把馬克斯的著作比作蝙蝠，的確不錯；看上去，有時像一個老鼠，而有時又像一隻飛鳥。③

對於馬克斯的歷史學說，如欲全盤加以批評，勢必擁有無所不知、無所不曉、那種極淵博的學

識，因為馬克斯的歷史學說，差不多涉及人類知識的各方面，批評者必須深悉法律、政治、國家、家庭、宗教、道德、科學等之起源與性質，必須精通人類學、生物學、經濟學、歷史學、社會學、心理學，以及哲學；還必須明白歷史中決定人類文明進步的那些力量的性質，以及人類命運所趨向的終點。作者下面的批評，範圍比較狹小，且僅限於馬克斯某幾部份的理論。首將馬克斯的論點有關的幾種，舉出幾項，然後再根據歷史的一般事實，對馬克斯的學說加以檢驗，以顯示其基本的缺點；並且對於馬克斯重要原理中特殊弱點，亦將加以討論；最後再略談馬克斯學說在社會科學中的地位。

首先，我們須看一看唯物史觀論者，對於某些問題是抱怎樣的見解。最首要的問題，就是生產方式對於制度與觀念形態的上層建築，究竟有什麼特殊關係？馬克斯和恩格斯怎樣將這兩樣東西聯繫了起來？在馬克斯和恩格斯的哲學論文裏，而關於生產與其他各種文明二者的關係，有幾種不同的解釋？論理，他們若不把他們的歷史發展之理論視同小可，就該信仰某一個固定的公式，而不應該有不同的解釋。

他們有時說，生產制度及由生產制度而產生出的階級關係，共同形成了一個基礎；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人類所有的制度；並且從這些制度裏，產生了各種觀念。①現在讓我們看看，假如他們用「基礎」這個詞，僅僅表示制度的產地，那末他們這種理論便沒有資格作為社會生活及社會變遷的一種解釋。在歷史哲學中，我們所要探求的，不是制度的產地，而是社會的決定力量及其支配因素。地面並不能說明地面上所發生的現象。一塊玻璃包含液體或粉末兩種物件；但是玻璃並不能決定液體或粉末的本質，不能決定它們化學的組織以及其在不同情形之下的各種變化。所謂經濟的下層結構是歷史的基礎，這句話也並未說明歷史的性質，也不會說明社會生活各部份的特性。

我們常聽說：「終於」發現了經濟的生產是社會進化的主要動力。這句話除非牠的含義是說：當我們窮源究委，探索真因，在竭力把社會中所有的活動因素，都一一加以分析之後，我們畢竟發現了經濟的生產是支配的因素，這樣纔有價值。如牠的含義不是如此，而是說，經濟的生產是社會一切文明的根源和原動力，那末這句話便沒有什麼價值了。在前面的一類現象，並不見得一

定與後面許多現象有密切的聯繫；也不一定能控制後面的現象。恩格斯說：人類在從事政治和窮究宗教之前，必先吃飯穿衣。這句話我們當然贊同的。古人也說過：『生活在先，哲學在後。』但是這句話並不是說：這一切先發生的事情，可以決定政治和宗教的形式，並控制政治和宗教。先發生的事情並非就是原因。

對於歷史事件的性質與變遷，就是「起源」兩字也不能給我們一個適當的解釋。我舉一個平凡例子，譬如用電擊法擊一隻小雞。這一隻雞被一個居住在一條熱鬧的街道上的人購去。而這人竟讓牠在街道上亂跑，結果被汽車輾斃了。我們不能說，這隻雞最初的命運是佛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決定的呢？不錯，佛蘭克林是最先研究電學的人，因為有了他，後來纔有電力擊卵器的發明。但是這隻雞死了，並不能怨恨佛蘭克林，因為雞的致死原因與他毫無關係。若謂生產方式係社會制度與觀念形態的最初根源，這並不能解釋社會制度與觀念形態的特性。假如把根源看做因素，為什麼一定要是生產方式呢？我們不如更進一層說，星塵是萬物的根源；用星塵來解釋人類生命的過程，這豈不也是可以的麼？

馬克斯和恩格斯認為：生產與歷史的其他方面之間，有着一種因果關係；這項見解我們應該特別注意。根據他們兩人關於此項理論的各種著述，我們敢斷定，他們的思想中都抱有這種見解；至於他們有無明確的說明，那是另一問題。現在讓我來考慮幾件事情，藉以顯出我對於他們的觀念，可有正確的解釋。當馬克斯和恩格斯說明生產是歷史的基礎時，他們通常都急忙地附加以下的话：基礎若發生了變化的時候，所有上層建築亦即隨之發生相當的變化。①單是基礎自身便可「解釋」那個時代的制度與觀念；②意識之一定的社會形式與經濟基礎是符合的；③經濟關係決定社會的歷史基礎。④從這種說法看來，馬克斯和恩格斯所謂的基礎，並不是指一種毫無感覺的產地而言，而是指一種與上層建築有聯繫的東西，與產地上面一切現象有一定的符合性的東西。

再者，在馬克斯和恩格斯的言論中，對於因果關係一層，若無直截的說明，便有一種暗示。馬克斯謂：各種原則、觀念以及範疇，是符合着那生產所產生的社會關係而形成；⑤而生產方式限制一般社會的、政治的以及精神的生活程序；並且社會的生存決定人的意識。⑥恩格斯謂：對於社會的

經濟情況有了充份的知識，便容易解釋歷史的變遷；⁽⁵⁾生產是決定歷史的動量，社會制度為生產所限制；⁽⁶⁾生產與交換是歷史的根本原因，⁽⁷⁾最後的決定的動量。⁽⁸⁾

此外還有一個問題，即馬克斯是否承認生產方式為歷史的唯一的支配因素。這個問題意義非常重大。凡批評馬克斯學說的人，必先加以考慮。但不幸得很，對於這個問題，誰也不敢給一個確切的答復。

不過，有三種見解，我們可以提出談談。這三種見解，其中有二種彼此相差頗遠，而另一種是介乎二者之間的。第一種見解，認為馬克斯是主張生產方式是歷史的唯一的支配因素，而其他文明的變遷，僅係被動的結果。這種見解是不值一駁的。馬克斯和恩格斯在發表他們意見的時候所說的話，間或是與這種見解符合的。這一點，我們應該承認的。不過，拿他們全部言論來看，這種見解便不對了。關於這點，我們祇要看一看他們關於人類制度與觀念活動的言論，便可明白。第二種見解認為馬克斯的觀念是這樣：即生產乃係許多控制歷史演進的獨立的因素之一；物質因素與精神因素是合作的；經濟力量的作用受其他獨立的力量之作用之限制，並與之發生縱橫交錯的關係。

所以經濟因素與非經濟因素，並無輕重之分。這種見解也和前面一種一樣的並無一駁的必要。因為這與唯物史觀根本大相背謬。

馬克斯的本意是介乎上述兩種見解之間，即生產方式為歷史的主因；制度與觀念是間接或直接的由經濟活動而產生，但並非完全被動的。制度與觀念有時亦能阻滯或促進生產的影響。但除偶然外，他們決不能變更那些由生產狀態所產生的結果。制度與觀念並非潛伏的，而是活動的；然居於助動的地位，猶之乎奴僕執行主子的意旨一樣，主子的意旨，奴僕是不能變更的。

這種說法，我們究竟是在馬克斯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有了根據沒有呢？還是因為其他理由，我們纔有這種論斷呢？在馬克斯和恩格斯的各種論述中，他們僅指出一個唯一的支配人類命運的因素，這個因素就是生產。他們並未說明歷史中尚有其他獨立的力量參加活動。無疑的，馬克斯和恩格斯的寫作，是在他們和人家論爭激烈的時候，一個自認為最是有見解的人，總有一種偏向，即重視自己所認定的要素，而對於那些與其自己所認定的要素相爭勝的其他要素，是置諸不顧的。這一點也是毫無疑義的。假如馬克斯和恩格斯對於歷史中其他的因素也很重視的話，我們真難

明白，他們爲什麼對於這些因素竟是置諸不顧，而一再斷爲：社會生活的各方面都是經濟活動的結果，並僅係經濟活動的結果。

再者，他們通常討論制度與觀念的起源、性質、及效能的時候，他們的態度也是如此。他們說：制度與觀念並不是被動的，牠們對於經濟因素，亦具有反響；但牠們不是獨立的，而不過是執行生產的命令而已。牠們能阻滯或促進經濟生產的結果，也能略微影響經濟生產的結果，但牠們的能力，僅此而已。法律可以促成工廠的發展；政治可以助長資本主義加速的輸入；宗教有時可以助成其和政體的宣傳。但在這種情形之下，各種觀念形態與經濟勢力的最高命令相合作，且贊助之而已；並不能予以抗拒或加以多大的變更。制度與觀念祇可握權而不可統治。

最後，恩格斯在其晚年答覆友誼的質疑及論戰的攻擊之各種書函中，也並未變更這種論調。他表示了一種中和的態度；他有許多話，在那些聽慣他和馬克斯言論的人聽了，也覺得有些奇怪。他承認：經濟情形並非唯一的主動原因，謂歷史中有各種力量具着交互作用；他舉出許多事例作爲證明，但這些事例都屬次要性質，且係經濟因素缺乏或不佔最高地位的許多地方。可是，他

對於他自己的這種立論，每想自圓其說，所以在他每一封信裏，都附上幾句，謂這些力量的交互作用都是「在經濟需要的基礎上」進行的；這種交互作用是各種不相等的力量之間的一種作用；各種偶發事件「必然」參有經濟的活動；而且在一切發生交互作用的力量之中，經濟環境是「最後決定者」；「經濟活動是最有力的、最原始的、最斷然的決定者」；作為歷史基礎的各種關係中，「經濟關係終是決定的關係，這些關係組成了一條線索，僅需沿着這條線索去探求，我們便可以了解歷史。」①

歸納上述種種，我們可以說，馬克斯的理論是這樣的，即歷史猶如行軍，前面有鼓號作前導，這個前導就是由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各種經濟條件。並且，這隊行軍可由其他力量使之延緩或加速，甚或使之略微離開大道；隊中的士兵間或也有亂了步伐的，而且偶然還有竟敢溜上旁邊的小道的，但大隊人馬總是跟着鼓號前進的。

對於馬克斯學說作這樣的解釋，還有幾點理由補充。寫歷史的理論，是一件偉大的工作。對於歷史中各種活動的力量，必須詳加敘述；一切攙起的程序及所有的一致性應明白的顯示出來；同

時應追索各種原素間的關聯以及牠們間的交互作用。對於這一切，馬克斯和恩格斯是知道的，他們的確把歷史的一個原素照上面的辦法加以論述了。他們證明了這個原素的作用與效能；並且指出了這個原素的進化循環期；此外還指出，有什麼力量可使其內部發生變化。那末，這個因素是什麼呢？就是生產方式，以及因生產方式而產生的那一類東西。假如馬克斯和恩格斯認為其他原素在歷史中也有同樣力量的，他們也許會同樣也用上述的辦法加以論述。

恩格斯在答覆那些友誼的質問及非友誼的批評的函件中，他也承認，謂其他的力量，當然也是重要的。但僅這樣說，是不夠的。社會主義者也申辯說，馬克斯在某處曾說過種族是有關緊要的，又在某處也說過傳統的力量也應該計及的，又在某處也曾提到地理的因素，以及「外部的歷史影響」。但這樣也還不夠。種族怎樣的有關緊要？傳統的力量怎樣計及？為什麼應該計及？有什麼關聯？在什麼機構之中，與其他力量配合這些問題都應該回答的。但都沒有答覆。把那些應該計及的因素逐一例舉出來，——馬克斯甚或並此而不能——便謂這張單子就包括一部歷史的理論，這樣說法豈不等於從辭典中追索文學的源流、內容及其起因嗎？

一種科學的命題，其目的何在，其真僞如何，都可以由牠的預言能力表現出來。當這種理論離開了人所共知的事實，這個堅實的立足地，而飛入了虛無飄渺的太空中的時候，他的廬山真面目便可顯露出來了。預言人類文明的命運，是馬克斯的雄心。因此，馬克斯便把他自己的理論作為中心，應用到各方面去。可是，我們從此獲得了一種無可爭辯的證據，可以證明馬克斯的哲學究竟是什麼了。我們再來看，馬克斯所用的方法是什麼呢？他所考察的因素是些什麼？爲的是要斷定社會主義是人類未來的歸宿，他依據的是些什麼思考呢？生產方式、辯證法、及階級鬥爭是也。至於政治的力量、宗教、法律的威力、道德、領袖人物以及唯心論，馬克斯均不加注意；再者關於地理環境、種族、傳統以及「其他」歷史的影響，馬克斯也一概置諸不顧。

馬克斯的心頭深處如何，我們不敢臆測。當馬克斯遇到了善意的批評的時候，在那些友誼的討論、或冷靜的合理論爭之中，他對於自己的理論也許曾經有所解釋、讓步、及修正。但這一點，我們也不能斷定其必有。若天假以年，生活安逸，使彼獲有機會，對於歷史的觀念再下一番思考的工夫，使彼得有餘地，提出一種一貫的完美的哲學，此時此日，馬克斯究有何種著述，我們更不敢臆斷，我

們也無法知道。馬克斯，學問淵博，遍覽羣書，足跡滿天下，再加之識力超羣，他也許會給人類以多大有趣而名貴的供獻。但臆測是沒有用的。我們所能做的，祇是考據他的遺著。馬克斯所下的結論是很明白的，不論在正式的宣言之中，或偶然的討論之中，不論在他論爭激烈的時候，或心平氣和的時候，不論是根據邏輯的觀點，或是根據普通的考察，馬克斯的意見總是：生產是歷史的唯一因素，其他的力量對於歷史，祇能略微給予一些變更、阻滯和加速的作用；唯有生產方式，是歷史之原始的原因、唯一的原因。

① L. B. Boudin,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K. Marx, 第四一至四五頁。

② Lenin, Staat und Revolution。

③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第二六卷(一九〇八年版), 第四四四頁。

④ Systemes socialistes, 第二卷, 第三三二頁。

⑤ Communist Manifesto, 第一卷, 第一二八頁; Marx,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 第一一頁；Capital 第一卷，第二〇〇頁。
- ⑥ 參閱 Pareto, *Traite de sociologie générale* 第一卷，第三四三三四頁。
- ⑦ Marx,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第一二頁。
- ⑧ Engels, *Communist Manifesto* 一八八八年序文，第七頁；*Anti-Dühring* 第四八頁；*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第四一頁。
- ⑨ Marx,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第一一頁。
- ⑩ Engels, letter reprinted in A. Labriola's *Socialisme et Philosophie* 第二五七頁；*Wolffmann's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 第二四八頁。
- ⑪ *Poverty of Philosophy* 第一一九頁。
- ⑫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第一一頁。
- ⑬ Liebknecht, *Karl Marx, Biographical Memoirs* 第四九頁。
- ⑭ *Origin of the Family* 第九頁。

唯物史觀批駁

一六

- ④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序文第一八頁, 又第四五頁。
- ⑤ Letter, reprinted in Labriola, 第一四一頁, in Woltmann, 第一三九至一四〇頁。
- ⑥ Letters reprinted in Labriola, 第二四一至二四三、二五〇至二五三、二五七、二五九至二六〇頁; in Woltmann, 第一三九ff頁。

第二章 唯物史觀的考驗

謂某一事是另一事的「一個」原因，及謂某一事是另一事的「唯一」原因，這是什麼意思呢？對於這個問題，我們不必加以深刻思索，便可以說：在某一種固定情形之下，我們總發見甲後面緊跟着乙，並且甲若有了變化，即引起乙的變化；假使有了這種情形，我們即認爲甲是乙的一個原因。假如有了新的因素加入，因而情形有了變化了，甲與乙中間的那種一致性也許看不出來，然而甲仍舊能視爲是乙的一個原因；因爲那些新加入的因素，也許對乙是有影響的，因而限制了或抵消了甲對乙的作用。不過，當我們說甲是乙的一個原因的時候，我們的意思並不是說，在任何情形之下，祇要看見了乙，或者看見乙有變化，便斷定甲一定在乙之前出現過，或謂甲已經發生了變化。因爲，在別種情形之下，甲也許是不存在，而有了其他的東西，和乙發生了因果關係。例如，溫度增高，可使一根銅條增長；但是，我們不能在什麼時候，祇要看見銅條增長了，便推斷銅之增長是溫度之增高使然，因爲，將一根銅條緊拉或加以重擊，也可以使之增長啊。

當我們說甲是乙的「唯一」原因，是乙的根本原因，是乙的最後的決定力量，那意思又是不同了。這裏，我們不但斷定甲與乙保有着像方纔我們所認為甲係乙之「一個」原因的那種同樣關係，而且確定乙對於甲有着更嚴密的倚賴性。無論什麼時候，我們祇要看見乙，勢必斷定前面已有了甲；在任何情形之下，祇要看見乙有了變化，我們必須斷定：假如甲沒有相應的變化，乙的變化是不會發生的。假如乙或乙的變化，若無甲或甲的變化而竟會發生的話，那一定有別的力量也享有甲對乙所享有的特權；這樣一來，甲便不能視為乙的唯一原因了。

馬克斯和恩格斯認為生產方式決定歷史的各種變迹，並且是社會發展的基本因素、決定力量。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某些一定的制度與觀念必與某一定生產方式相符合；假如這個生產方式起了變化，則這些附屬的、且由生產方式脫化出來的各種文明現象，遲早而且一定不爽的，必隨之發生相符的變化；某些固定制度與觀念必與某些固定的生產方式連在一起，假如生產方式預先沒有改組，這些制度與觀念是不會發生變化的。再者，同樣的生產方式，無論在什麼情形之下，除去受有略微的限制而外，遲早必能產生同樣的制度與觀念，除了受略微的限制而外，也可以自定同

樣的生產方式。不過，假如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有同樣的生產方式跟着不同的制度與觀念共存着；假如生產方式在先並無變化，而他種文明原素却起了變化；假如同樣的制度與觀念，竟和各種不同的生產方式結合在一起；那末，即使勉強着說，生產方式就是制度與觀念的決定因素，那也是徒然的呢。設或遇到了上述的情形，便可以證明：生產方式是不能有所決定，並且也不是基本的原因。並且上述的情形中，其他的力量照樣的，或其他力量的自身，也可以影響人類的制度與觀念，而使之發生變化；于是馬克斯的理論便不能解釋歷史，且更不能使人預測各種社會事變之未來的路徑了。不錯，馬克斯和恩格斯自己也說：除掉生產方式而外，其他的力量也略微有點影響。但這祇不過承認：在同一生產方式之下，這些力量對於制度與觀念，能略加限制而已；或者在生產方式一旦發生了變化的時候，他們對於制度與觀念的變化，能略起阻滯或促進的作用而已。假如生產方式是歷史進程中各種現象的最後的決定因素，而其他力量祇不過發生一點極小的影響，那末，生產方式與制度觀念之間，必保有密切的聯繫；其他力量，對於制度與觀念的變化，祇能略起限制、促進及阻滯的作用，而決不能使之全盤澈底的改變方向。

假如馬克斯的概念是這樣的話，那末我們可以訴諸歷史，來考驗牠是否妥當了。馬克斯把歷史劃分為四個時期，而以四種生產方式為其特徵，即氏族生產方式、奴隸生產方式、封建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馬克斯謂每一種生產方式能產生一些與其自身特相符合的制度，並使人人心中產生一種特殊的觀念。馬克斯更堅持辯證法；謂每一種生產制度之中的辯證作用，獨自使每一個時期逐漸演化，以進入下一個時期。把歷史中一切的經濟活動，完全截成這四種特殊的範疇，這種辦法是否妥當，現在姑置不論，但我要問：此方面的生產制度與彼方面的各種制度觀念之間，是否一定密切符合着？再者，生產制度中的辯證作用能否是唯一的，力量足使文明發生變化與進步？

在所有制度之中，據說政治和法律是與生產方式關係最密切，並且是生產方式最忠實的反映。關於這一點，讓我們看看，歷史告訴我們些什麼。

馬克斯認為氏族社會是沒有國家的，因為氏族社會沒有私有財產，沒有階級，也沒有階級利

益需要保護。然而恩格斯却說：氏族社會這種形式維持時間長久的地方，如東方各地，專制政體的國家使產生出來。①陶沙教授（Professor Tozzer）說：原始氏族社會是有政府的，而且政府的形式是極其紛歧。②波里尼西亞（Polynesia）是專制政體；原始的非洲，那時雖然已經有了民主政體，但是和波里尼西亞一樣，也是專制政體；印第安人採用的是民主政體，而受祕魯人統治的印加族，却又是君主國，「在這個王國的末年，有一個統治者，名叫印加，他是這一個國家的最高的主腦，他的政府審查並控制其整個領土內的每一個人的每一項活動。」③茲將陶沙教授對於這種情形的解釋抄錄于后

「政府的形式與文化水準之間，並沒固定的永久的相互關係。④……政府的形式，是形形色色的：有的大權操于一人之手；有的是領導權操于一二人之手，而權力却受國會的限制；有的並無中央權力，一切均由國會統治；最後更有一種，即社會的一切，均由那些長者或有錢有地位的人所組成的非正式的團體，加以管理。」⑤

古代希臘與羅馬的生產制度，是建築在奴隸制度上面。依馬克斯的說法，兩者都屬於第二個

經濟時期。照理，他們的政治制度形式，都應該一樣。但事實却不然。他們都繼續出現過許多形式不同的政府。在雅典，先是世襲的君主政體，次後是貴族政治，再次是民主共和，更次是專制政體（三十個暴君），隨後又是民主政治，繼踵代興。至于羅馬，始之以選任王位制，以後是貴族政治，再後是民主共和，而終之以凱撒的君主專制。⊕換一句說，同樣的生產制度能與迥異的國家組織相符合。

就是現代，情形仍然如此。整個中世紀中，英國是議會制度，保證人民相當的自由；但法國却是極端的專制政治；而德國却是許多小國合成的一種蜂巢似的組織。⊕英法兩國的君主政體，對於資本主義的建立，有過極有價值的助力，在「原始的累積」(Original Accumulation) 馬克斯是這樣稱呼的)的過程中，英法對於資本主義給予無限的支持，並且努力推進重商制度，有數世紀之久。觀乎此，吾人不由得的相信，君主政體是資本主義生產所「必須的」一種政體。但君主政體却並不能適合這種經濟制度，並且在那裏自掘墳墓；後來經過了一兩個世紀的努力，他纔覺得治療他的病痛的辦法。這種治療的辦法，在英國則有一六八八年的革命，在法國則有一七八九年革

命。⑧

共產黨宣言上說，在對資本主義進攻之中，共產黨是把英國作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典型，然在政治方面，法國則被認為是典型。這真是奇怪了。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既夠稱為典型，在政治方面當然也應成為典型。法國在經濟方面，若與英國相較，落後得多了，為什麼她在政治方面，却比英國更加是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呢？假如我們把馬克斯的歷史學說作為我們的指南針，這一點真是令人費解了。

馬克斯和恩格斯曾說過不祇一次，謂英國一六八八年的革命，其結果，祇不過是地主與中產階級之間的妥協；而法國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却徹底消滅了封建貴族，中產階級便從此抬頭。⑨照這樣看來，法國便應有一種政府，來適應這根深蒂固的資本階級之一切要求了。但事實却又不然。在一七八九年革命之後，我們看見法國又恢復了帝制，如拿破倫一世（Napoleon I）、布爾彭皇（Bourbons）、奧里昂族人（Orleanists）之帝制；嗣後又改為共和政體；在共和政體之後，又恢復帝制；最後又為共和政體。再者，自一七八九年革命以後，法國曾發生過一八三〇年的七月革

命、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一八五一年的政變、與一八七一年的叛軍政府。但英國却無上述的變亂。

這種矛盾，就在現代，也是很多。英國和美國都是資本主義成熟的國家，但英美兩國的政府却迥然不同。法國、意大利、瑞典，雖然資本主義尙不甚發達，但都是資本主義國家，這三國的政府形式亦復各異。土耳其、俄國及中國，這三國經濟發展都很落後，但他們的政府也都不同。不過，在上述幾個例子之中，政府形式之不同，也許就是馬克斯理論中所留的餘地，就是所謂「略微的限制」的表現吧。

就是在法律方面，亦不能證實馬克斯的理論。恩格斯說：羅馬法是適合資本主義社會的一種極完備的法律，所以祇需略加修正，資本主義的國家便可採用。這真是一件奇事了。像羅馬這樣以奴隸制度為基礎的社會，其所制定的法律，竟能適合一千年後相隔兩個經濟時期的社會。建築在奴隸制度基礎上的社會，其法律應完全不適合于資本主義制度，猶如資本主義不能轉假奴隸社會的經濟特質一樣。我們再來舉一個例子。英國和法國都是資本主義的國家，都屬於第四個經濟

時期。然英國的法律含有許多封建色彩，而法國的民法却有着法理的基礎。以上述的例子來看，法律與生產方式顯見並未是息息相關的。所以像龐德教授（Professor Roscoe Pound）這樣的法學家，在他的普通法的精神（Spirit of the Common Law）一書中，對於經濟因素竟略而不提，並對於馬克斯的見解，即法律僅係經濟條件的反映，加以嚴格的批判，這的確是很有意義的。^①

現在我們再來觀察宗教。馬克斯和恩格斯都認為宗教與經濟基礎，隔離得很遠，但却也息息相關的。那麼，在古代猶太，其生產方式方面究竟有了什麼大變革，纔因而產生了基督教？這于人類歷史有極大影響的基督教？再者，阿拉伯又有了什麼新的生產方式，纔因而產生了回教？纔因而使回教徒能開始其空前絕後的驚人的征服與擴張的偉業？關於這兩點，歷史也不能給我們一個說明。基督新教，尤其是加爾文教，被馬克斯和恩格斯稱為道地的資本主義的宗教。假如基督新教果真是道地的資本主義的宗教，為什麼宗教革命却發軔于十六世紀的德國（恩格斯當然知道，當時的德國是很封建的），而不在歐洲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開端呢？威尼斯雖曾發生過

反對教皇的一齣，但加爾文教却起源於蘇格蘭落後的區域，而非在商業發達的城市中建下了根基。在法國，又是封建制度下的天主教，而不是資本主義下的基督教。意大利、西班牙，以及其他國家，亦復如是。法蘭西、意大利、西班牙，都是天主教；芬蘭、荷蘭、斯堪的那維亞，是基督教。這兩組國家之間，其生產方式，有什麼根本的差異呢？後一組國家，較之前一組國家，其資本主義的色彩，更是濃厚麼？美國是資本主義的國家，但美國却沒有一種宗教，符合着或反映其經濟基礎。美國有形形色色的宗教，信條和各樹一幟的宗派。瑞士是資本主義的國家，德國亦然，但二者均無統一的宗教。猶太人，在英國，和英國人一樣的資本主義的，在法國，和法國人一樣的資本主義的；但他們既非基督教，亦非天主教。基督教的傳教師，在亞非兩洲落後的民族中，獲得不少的信奉基督教的教徒。這些教徒，是不是先使之變成資本主義者，然後再給以資本主義利益所要求的那種宗教的呢？

(十)

當我們去考察與制度不同的觀念時，我們發現，觀念也似乎並不倚賴生產方式。且以哲學來作個例子。有人說：哲學是荒誕與神祕的交織物，祇要人類對於每種知識的各部門及每種知識與

整個宇宙系統的相互關係，一天未有充份的了解，則哲學便興盛一天；並且哲學是短命的，一旦我們對於我們週圍現象的性質與互相關係，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則哲學非消滅不可。照這種觀點看來，在經濟落後的國家，哲學應該興盛了，因為經濟落後的國家，人民對於他們的環境尚不了解，全時他們也不能控制環境；反是，在經濟進步的國家，哲學家應該消失了，因為經濟進步國家中的人民，對於他們週圍的勢力，有更充份的了解，且能更自覺的更堅定的控制牠們。但歷史顯示出，實際並非這樣。據馬克斯說，羅馬在經濟企業方面，不像希臘那樣有充份的發展，且企業種類也不像希臘那樣繁多；然羅馬在哲學方面，却沒很大的成就。落後的中國與俄國也從未能以哲學的產品淹沒了知識的市場。德法兩國都比較進步，對於社會的自然現象，都有更深刻的了解，然而他們的哲學，一向是很興盛的，且直到現在仍未稍衰落。英美都是高度資本主義的國家，但是她們的哲學，却也不遜于落後的西班牙及未開發的蒙古。

以歷史作為驗證，也顯出觀念這樣東西，並不與馬克斯和恩格斯那套理論吻合，牠並不遵奉生產方式的命令。同樣的生產方式之下，能發現各色各樣的觀念和制度；並且同樣的觀念和制度，

也能滋長于各色各樣的生產方式之下。假如生產方式是萬能的因素，假如牠的權力能克制一切的阻礙，假如其他一切東西祇能略起一點阻滯或促進的限制作用，那末，每一種生產制度，不論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國家，就應該產生完全相同的觀念與制度纔對。無論那一個建築在奴隸制度上的社會，都應該享用和希臘一樣的那種制度，及藝術與科學的發展。任何封建社會，不論是封建的日本或俄國，其文明，就應該和任何其他封建社會，如法國，一樣的發達。再者任何資本主義社會，也應該和其他任何資本主義社會，如英國，表現同樣的文化發展。但歷史對於上述一切，却給予一個諷刺。歷史不認可馬克斯教導蒲魯東（Proudhon）的話，即「依據物質生產以建立社會關係的人，他們也即依據他們的社會關係而產生各種原則、觀念及範疇。」^①恩格斯說：「社會的經濟構造是真正的基礎，從這裏出發，對於某一固定歷史階段中之全部上層建築，如法律與政治制度，以及宗教哲學或其他各種觀念，我們都能求出最後的解答。」^②但是恩格斯這種理論是多麼空洞無際啊。

歷史非但沒有顯示出生產方式與其他文明現象中間一成不變的相互關係，反而顯示出那些促進社會變化和進步的原動力及其活動的情形，並不和馬克斯所斷定的一樣。馬克斯說：辯證作用使每一種生產方式中，產生出許多與其本身對立的原素，並且孕育了後繼的新秩序的胚胎；階級鬭爭與辯證作用，步調一致，使這種新的組合達到完滿的地步。然而歷史又顯示我們，辯證作用的行動是很奇特，辯證作用是一種易變的、不定的、浮動的力量，牠不懂什麼規律。有的時候牠活動很緩慢，有的時候很迅速，有的時候牠根本停止活動。有的時候牠能產生進步的變化，有的時候牠僅能使同樣的事件定期的重演，而並無什麼前進的發展。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其活動方式、速度及效果，亦復不同，並不是一種自然的進程而具有規律性的。牠對於各個特殊的歷史時代特殊的地理區域，並不是一視同仁的。

在文明降臨人間以前的時代，也有變化發生，然而那時並沒有馬克斯所謂的那種辯證作用。在那裏活動，且人類也不知有階級鬭爭。社會變革的主要因素，並不是生產方式，而是恩格斯在他的家庭起源（*Origin of the Family*）一書中所說的那種家庭組織，及家庭組織中那些有意

義的變更。據他和馬克斯說：所有人類最初都以氏族組織與原始的共產主義爲始，但後來向上進化的速率却各有快慢。馬克斯和恩格斯舉出斯拉夫族及亞洲諸民族，作爲氏族制度的例證，謂這種古老的氏族共產主義形式可延長至數千年之久，如目今在印度人及斯拉夫族中所見到的便是。馬克斯和恩格斯不解釋那些足使人類走上進步大道的各種原因，却顯左右而言他。中國和印度較之英國古老得多。假如生產方式及其辯證作用是歷史中支配一切的力量，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古國早就該渡過了多種經濟時代，且現在應當是社會主義的社會，可作爲世界其他各地的鏡子，讓他們看着那末來的光榮，在等着他們。然而英國在經濟途上，已有了長足的發展，而辯證作用在這兩個古老國家，却已入了夢鄉了。美國的印第安人，就我推想，他們在世界開始他們的事業，時間和歐洲人一樣的早。爲什麼他們的經濟發展，沒有歐洲人那樣快呢？爲什麼歐洲的哥倫布發現美洲，而不是印第安的哥倫布發現歐洲呢？我可還不明白：辯證作用的原動力，在歐洲和一六二〇年後的美洲，爲什麼那樣的賣力，而在一六二〇年前的美洲和歐洲，牠又爲什麼那樣的懶惰成性呢？

同樣的，辯證作用偏偏看中西方的基督教國家，並熱誠的替基督教國家服役，然對於回教世界却加以歧視。恩格斯說：回教的宗教運動，是從經濟基礎中發生出來的，這種運動根本是一種經濟運動，不過披到一件宗教的外衣罷了。恩格斯還說：這種運動並未產生進步，並未推翻舊制度，建立新制度，而祇不過代表那同一經濟水準上面的那些定期重演的事件而已。恩格斯又指出，此與西方的基督教運動，却不可同日而語。然而西方的民衆運動之中，宗教也被當作一件外衣，用以攻擊那些古老的經濟制度；不過西方的這些奮鬥是成功了，推翻了舊制度，建立起新制度，因此「世界便進步了。」^①馬克斯和恩格斯還告訴我們說：辯證作用終久會消滅的，階級鬥爭也會停止的，將來改變制度這回事，世界上也不會再有了；但這種情形，祇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纔有。關於這一點，我們可又不明白了：那歷史的原動力，爲什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竟完全一蹶不振呢？其故何在呢？

總之，辯證法這樣東西，在馬克斯和恩格斯手中，並不是用來作爲一種考察社會進化的客觀的正確方法，而不過是一種聽他們隨意播弄的東西，用以產生他們所希冀的結果。並且是他們用

來適應他們目的的一種不負責的權宜辦法。杜林（Dühring）說：『一般知道黑格兒辯證法（Hegelian Dialectic）的用途的人，對於馬克斯哲學觀念的紊亂，並不覺得奇怪。』這句話使恩格斯大不開心。①祇要我們對於散亂的「正」「反」作用能夠理會，無論那一件事，不管牠與我們所思考的問題時間相隔如何久遠，或如何風馬牛不相反，我們都可以用辯證法來證實牠。但這種用點金術式的方法所獲得的結論，是沒有邏輯的根據的，同時也不能用實據來加以證明的。若說社會主義的社會行將降臨了，這句話還要根據科學去加以證明麼？這是很容易呀。你祇須說，這是辯證作用，在其歷史進程中，所趨向那個不可避免的必然的「合」的結果，這就夠了。

對於這一點，恩格斯舉過一個例證，馬克斯也有一個例證。恩格斯說：『人類最初都是實行財產公有制。這是一個「正」。後來在奴隸制度、封建制度、及資本主義之下，實行財產私有制。這是一個「反」。而在未來的社會主義姿態之下，將有「合」的出現；社會主義將重建財產公有制，但這較之原始的共產主義更高一級。』②若照這樣看法，社會主義制度應緊接在古代奴隸制度以後，方纔合理。因為奴隸制度是有私有財產制，是氏族共產主義之合法的「反」，「合」應緊接

「反」之後，所以在奴隸制度之後，應立即產生共產制度，並且世界上也不該再有封建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馬克斯對於社會的發展，另有一套辯證的說法，因為他所見到「正」「反」較之恩格斯所見到的，其範圍更爲廣大。他說中世紀的後期代表「正」；那時生產工具爲直接生產者所有，耕者有其田，工人有其器。後來的資本主義代表「反」；在這個時期，工人的生產工具被剝奪了，並且逐漸集中在少數游手好閒的剝削者的手裏去了。未來的「反之反」一定是社會主義；那時將以自由勞動者的合作組織爲基礎，建立一種制度，將所有的財產歸還直接生產者。⁽⁵⁾

將來那一國將首當其衝，受辯證作用的打擊，由資本主義社會變成社會主義社會呢？馬克斯和恩格斯在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都顯得說話不負責任。在馬克斯看來，法國將供作一座階級鬥爭的舞台，「公布」出無產階級的問題來；在這座舞台上，爆發階級鬥爭，結果引起世界大戰，全世界所有國家都捲入戰爭漩渦。不過將來這個問題的解決是在英國，因爲在世界災難期中，英國的無產階級在其本國，已獲得了極大的勢力。⁽⁶⁾但恩格斯則謂，首先「公布」無產階級的問題的，是德國。德國的工人首先戰勝資本主義，然後其他各國再來望風響應。⁽⁷⁾

馬克斯批評普魯東，說他是欺騙，說他是矛盾，說他是蒙混。馬克斯可算是厚責於人，而薄責其自己和恩格斯了。

馬克斯和恩格斯所推測的社會主義之降臨時期，已經失算了，要把辯證作用認做是社會進化的導線，那是不妥當的。共產黨宣言（五十八頁）謂德國已到了中產階級革命的前夕，而中產階級的革命，必是那行將到臨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奏曲。在共產黨宣言發表後，未滿十年的期間，德國確曾發生過幾次社會的大變革，但是緊接共產黨宣言發表之後，甚或七十五年之後，德國並沒發生過無產階級革命。在一八五〇年，馬克斯曾預言在下次工業危機到來的時候，歐洲將發生一次新的革命。並且他還說，這次革命和上次革命一樣，將一定爆發的。◎自從馬克斯說這句話的時候起，直到現在，歐洲工業危機發生的次數在半打以上，但沒有一次危機會引起革命。在一八八五年，恩格斯預料不久的將來，歐洲將發生大的政治變革。恩格斯推測是根據下面這件事實，即在十九世紀中，每隔十五年或十八年，即有一次革命爆發，如一八一五年、一八三〇年、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二年，及一八七〇年。◎但事實上，歐洲並無大變革發生。恩格斯在一八八六年說，從一八二

五年至一八六七年間，向未停止過那種工業的十年一回的循環，在英國已到了終點了，英國的工業將遭受「永久的不景氣」。恩格斯更謂：『人們所祈望的那種繁榮是不會再來了。』『什麼時候失業者將忍無可忍，而把他們的命運操在他們自己手中，其時日我們差不多可以計算出來的。』④在這個預言之後，四十年已經過去了，英國也曾有過幾個時期的繁榮，並且至少遭過了三次嚴重的危機，但無產階級的革命却並沒發生。

辯證作用並沒有替馬克斯和恩格斯具備下預言的基礎，因為辯證作用沒有一致性，沒有固定的前後連續的關係，足以在其上建立一種發展的法則。馬克斯和恩格斯二人心中，都滿懷着奢望，把每一件事態中的表像，均認為且有超乎尋常的意義，同時他們心目中，祇縈繞那些辯證作用迅速發展的觀念，把每一件歷史的微波，都看成狂風巨浪，認為是革命的先兆。馬克斯在倫敦展覽會中看見了電氣火車頭的時候，便預料革命行將爆發；受着馬克斯對於這件事非常與高彩烈的影響，可憐的李布克奈西特（Liebknecht）便害了傳染病了，于是他終夜的夢想資本主義崩潰，社會主義降臨。當英國改進派的運動發動的時候，馬克斯又大聲疾呼，謂新時代即將降臨了，並且

把那班附從改進黨的人譽爲新制度的戰士。當英國的工人組織略見堅固的時候，馬克斯又說，英國的工聯是階級鬥爭的培植所，而這階級鬭爭，將予這個世界以新紀元的曙光。普法戰爭時的巴黎共產黨騷動，也被馬克斯認爲是歷史上的尊嚴現象，並認爲含有極大意義；于是他便教導無產階級，叫他們在和中產階級最後衝突之中，以巴黎共產黨的一切作爲榜樣。恩格斯也常常看見「大革命的前夕」，看到「不久將來」的必然的勝利，並不時聽見資本主義的後繼者在那裏敲門。西門巴頓（Simon Patten）說得不錯，他說：「馬克斯是一個低劣的理論家，並且是一個更低劣的預言家。」^(癸)

歷史並沒有在生產方式與社會生活中的其他現象之間，建立一種一定不移的相互關係。歷史反顯示出生產方式中的辯證作用，其進行並無一致性，所以其進行方式是不可預測的。不但如此，辯證作用的進行是異常無規律，所以絕不能靠牠來推翻歷史進行的程序。所以我們懷疑馬克斯，認爲他把辯證作用，用作一時權宜之計，以迷惑人心，而絕非是一種可靠的社會發展學說。唯物

史觀是不能解釋歷史的，而其失敗之原因是顯而易見的。唯物史觀把那些極複雜的事件，都簡單化了。牠對於生活的觀察，是狹窄的，是片面的。馬克斯和恩格斯，雖然相信一切事物都具有相互關係，但是他們把文明現象却認為是由因果關係所聯結起來的一串事實，並把文明現象認為是一種沿直線發展的東西。馬克斯和恩格斯替社會現象建立了一種階級組織，而把生產方式置于最高的地位，作為一種最初的獨立的因素，並令其統治其他一切的因素。但歷史並不如此簡單，歷史顯示出各種因素都非常綜錯複雜，所有因素以各種複雜的方式，互相依存，互相影響，並融合為一體。社會生活是整個的。祇有在人類的心靈要想了解牠的內情時，纔把牠的原素分析開來，如同要了解一個機器或機構的作用時，分析工作是必須的。分析法告訴我們：可以解釋文明的，不祇是一種力量，而是許多不同的力量，而且精神作用的重要性並不在經濟作用之下。

關於這一點，馬克斯信徒的答辯頗為奇特。他們說：人家不應非難馬克斯，說他忽略了歷史中的非經濟力，因為馬克斯的確承認非經濟力也是有作用的。但是這種答辯是不着邊際的。不錯，馬克斯也承認精神因素的力量，這是不可否認的。但是唯一的問題，就是馬克斯還是承認精神因素

是具有獨立的起源，且與經濟的因素是同樣的重要的呢？還是把牠當作是經濟的附產品，僅承認牠對於生產方式的行動，祇發生促進、阻滯及略微影響的那種次要的作用呢？但馬克斯認為精神因素祇能略起次要的作用。在馬克斯看來，生產方式是歷史中統治一切的因素，其他因素無可與之抗衡者。但是，我們以歷史作為驗證，已顯出馬克斯的看法是不適當的。當我們看見愛斯基摩人（Eskimos）的進化階段，仍留滯在若干年代以前的狀態中；當我們看到基督教與回教之產生，其各該產生國之生產方式事先並未發生變化；當我們看見雅典產生了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索福克、麗及菲特亞，並普遍地放出了燦爛的文明之花，而與雅典同在一個經濟時期的斯巴達或任何其他國家，文明方面並沒有雅典的這樣發達；當我們看見比歐洲各國更古老的中國及印度，其經濟發展却非常落後；我們在這一切情形之中，發現不出生產方式與其辯證作用能發生絲毫影響；我們反覺得這一些情形之所以發生，是其他力量的作用，這些力量並不受生產方式及其辯證作用的節制，而自己產生了種種結果。馬克斯的理論並不能說明歷史的發展，因為他對於歷史中非經濟的因素之力量過於看輕了。

- ① Anti-Dühring, 第111—120頁。
- ② Social Origins and Social Continuities, 第199至211—1頁。
- ③ Social Origins and Social Continuities, 第107至210—8頁。
- ④ 同上, 第200—0頁。
- ⑤ 同上, 第211—1頁。
- ⑥ A. D. Xenophol, la théorie de L'histoire, 第236—0頁。
- ⑦ 同上, 第360至361頁。
- ⑧ 參閱Karl Marx's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第148頁。
- ⑨ Marx, Eighteenth Brumaire, 第1—0頁。Engels,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第xxiv, 六—13頁。Preface to the third German edition (1970) of Marx's Eighteenth Brumaire, 第3至4頁。
- ⑩ Interpretations of Legal History, 第五章。

- ⑩ Engels, *The Mark*, 第一〇九至一一三頁。
- ⑪ Marx, *Poverty of Philosophy*, 第一一九頁。
- ⑫ Engels,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第四一頁。
- ⑬ 原始的社會組織，以氏族或共產爲基礎，這種見解已不復爲現代人類學家所取。參攷羅偉所著的原始社會（R. H. Lowie: *Primitive Society*）。
- ⑭ Engels, *Anti-Dühring*, 第一七九頁。又 *Capital*, 第一卷一五八頁。
- ⑮ *Neue Zeit*, 第十三卷第一期第五頁。
- ⑯ *Anti-Dühring*, 第一六〇頁引證。
- ⑰ *Anti-Dühring*, 第一六九至一七〇頁。
- ⑱ *Capital*, 第一卷第八三五至八三七頁。
- ⑲ *Klassenkämpfe in Frankreich*, 第八五頁。
- ⑳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序文第三八頁。

- ㊦ Klassenkämpfe in Frankreich, 第一〇二頁。
- ㊧ Der Weg zur Macht, 第一七頁。
- ㊨ Capital, 第一卷, 序文第三一頁。
- ㊩ Anti-Dühring, 第一二九—一八〇—一八三頁。
- ㊪ Reconstruction of Economic Theory, 第二四頁。

唯物史觀批駁

第三章 唯物史觀的偏狹

在本章中，作者並不擬將所有在社會中活動的力量，一一加以敘述。同時，作者的目的也並不在這裏供獻一種歷史的哲學，與馬克斯理論相抗衡。對於社會進化中的各種因素，如欲加以分析與綜合，勢必具有超人的能力。有許多名學家——其中以里克爾特（Rickert）為最好的代表——認為歷史法則這個東西，根本是不可能的。

里克爾特說：歷史家所論述的，是那些着重實際而不論學理的實體，是那些過去所發生的而不再重復的各種特殊事項。歷史家所運用的概念，大都具有其特殊的內容。這些概念，可以作為歷史家的工具，賴以理解各個特異的現象。從無數的事實中，及從某一事件的那些紛雜而細微的事項中，歷史家所挑選的，是那對於其考察中的全盤局勢具有意義的事實及有意義的細微事項；換句話說，歷史家的挑選，是以價值與判斷的標準為根據。在我們所搜集的許多事件與其他變化及演進之間的確可以確立一種因果的關係，但是歷史法則這種觀念，却是一種與事實相矛盾的空

論。不過在自然科學中，情形又兩樣了。在自然科學中，其概念均屬一般的，不需引證過去某時某地所發生的現象；所以，在自然科學中，因果關係是屬於一般的，而且也就是法則。站在一般的觀點上考察而得的實體，就是天則；而站在特殊的單純的觀點上考察而得的實體，就是歷史。○

有數點具有測驗性能的提示與評議，茲分述於後。然作者的目的是不是想倡議一種與馬克斯學說平行的歷史見解，而是要證明馬克斯在考慮歷史這個問題的時候，是如何的輕率；證明馬克斯理論中，有些什麼嚴重的遺漏；並說明為什麼祇消用一點膚淺的歷史驗證，便可顯示出馬克斯的社會生活概念之不當。

在描寫那些形成社會生活的因素時，有一種因素不可忽略，這就是地理因素。地理因素，馬克斯是承認的，然馬克斯對於地理因素之經濟影響的性質，並未充份重視，且對於地理因素之非經濟的影響，完全沒有看到。

馬克斯把自然當作生產方式的一個主要部份；不過，正因為這個緣故，更不能說自然力量的

經濟意義是沒有的。某些地理現象的結合，可以具備某種文明的可能性，可以決定人民的職業、生活方式及意向；而且能阻礙經濟的發展，或使經濟發展進行順利。肥沃的平原河流及溫暖的氣候，引致人去居住；大草原產生了遊牧民族；北極及熱帶阻塞了一切進步；島嶼、半島及海岸線頗長的地區，那裏的居民，都把他們的精力，用以從事航海、經商及冒險事業，並且地理環境還使他們與他處人民接觸，使他們具有隨機應變的能力和四海為家的心胸。河流、山谷及山道，形成了天然的商業航線。住在高原的人民，他們的職業、習慣及特性，與住在低窪地方的人民不同。埃及有尼羅河，受惠不淺；底格里斯及幼發拉底兩河流，是文明的搖籃；雅典、雅典人、加太基人、威尼斯人、不列顛人，他們的貿易及殖民事業，都受了地理環境的鼓勵。韃靼人、愛斯基摩人、印度人、阿拉伯人，有許多方面，也深受他們自然環境的影響。

地理的非經濟影響，在歷史中也並不小。古代文明之所以產生在埃及和美索伯達米亞，不僅因為那裏的土地肥沃，氣候溫暖，而且因為隣近有沙漠、海洋、草原及沼澤，這一切都是最佳的屏障，阻塞了異族的進路，保障了該處的安全與和平。四週環山的地區，產生了愛好自由的、艱苦卓越的

民族。可是，山脈雖然可以保護居民，避遭外侮，但是同時也使他們與外界隔離，並遮斷與外界的交通。古代希臘的許多半島與山脈，把希臘分成了許多小邦，造成割據的機會，使他們彼此糾紛時起，並且在危機嚴重的時候，仍不能合作。古時俄羅斯的森林，使交通極端困難，這一種地理環境，可以幫助我們說明，爲什麼俄國勃興了許多關係鬆弛的小邦，爲着爭奪霸權，戰禍綿延，達數世紀之久。

而另一方面，在平原上的或河川縱橫的許多國家，因交通便利，易於接觸，故而人民的性格，彼此相同而能互相結合。河流與谷道，大半可以決定移民與侵略的方向；並且有些地帶，因爲地理位置的關係，常易遭遇極大的危險。萊茵河、尼羅河、多瑙河，與歷史中的戰爭及人口的移動，都有關係。俄國正位於遊浪的韃靼人的大道之上，所以在中世紀，受韃靼人奴役了一個很長的時期，但却替歐洲做了一個屏障。這一點，可以說明俄國發展遲緩的原因。同樣的，中央平原，即現在的德國，因爲位於大家來往的大道之上，所以牠就成了一個舞台，歐洲半島上所有的一切戲劇，幾乎都要搬到這上面來扮演。自羅馬帝國以來，牠不斷的遭受各方面勢力的影響；從東方，從小亞細亞，從北海，以及從文明國家而來各種攪動，差不多都在這塊飽經患難的土地上留下了許多遺跡。但另一方面，

大不列顛因爲不是交通的要衝，却倖免了許多次的侵略之患；並且當歐洲大陸上鬧得天翻地覆的時候，牠却獨能安享和平。自然對於人類的性格、宗教、藝術、文學的影響，雖然可以提出研究，但是關於這種問題的見解，大家都是意見不一，各執一辭的。

慣常有人抱着這樣見解，以爲自然條件，僅對於人類歷史的原始階段，是有重大關係的，但是到了後來，當人類知道了如何征服他們環境的時候，牠們即退居不重要的地位，而且變成了靜止的被動因素了，所以也就不能引起社會的變化和發展了。不過，這種見解是否是完全對的，確是一個疑問。不錯，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人類彙集了許多知識，確已從地理環境的桎梏中，逐漸地解放出來。然而，在人類整個的歷史中，自然因素是一種永久存在的因素，不論牠的經濟影響或非經濟影響，到處都應計及的。自然環境替人類奠定了主要的活動場所，指示人類注意的固定方向，並使某一部份人與其他部份人的居住地，彼此毗連，因而使他們長久互相接觸，或臨時發生磨擦的機會。這些活動，這些意向，及彼此的接觸，又引起他種的意向及他種的活動，而反覆來影響到其他生活方面，使人類間需加不斷的調整，使許多政策一再的被人採用，並使社會行爲發生不斷的變化。

因而使人類產生了許多固執的動機，永久的恐懼與野心，這一切，能使一個國家的全部歷史受着牠們的支配。

英國與法國毗連，並且英國是在海上；這件事實，猶如一根紅絲，穿透英國全部的歷史，英國的這種地理位置，使她在中世紀和法國發生了錯綜的糾葛及不斷的戰爭。因欲尋覓至印度的新航線，結果發現了海洋，因而替英國開劈一種新事業。英國因四面環海，有富有冒險性的航海家，並對航海事業極感興趣，所以英國纔抱着一種野心，想變成一個海權國。也就是因為她想成爲海權國的緣故，她和她的那些不斷的或暫時的競爭者，如西班牙、荷蘭、法國等，間歇地作戰至數世紀之久。因爲獲得許多殖民地，英國便得到不少的新利益，同時也使這個突飛猛進的帝國，加添了許多新的工作。遼遠的屬地，須加以保獲，屬地四週的隣居，須加以監視，須在他們之間播弄是非，使他們互相衝突；對於殖民地間的關係，須時加調整；對於反叛的殖民地，又須征討；因屬地散處四方，故須增加商船及海軍軍備，因此之故，又須建立海軍根據地及保壘，並須控制各處戰略的要地。結果，各種工作都來了；如訂定條約，成立諒解，發生妬忌，實行競爭，制定政策，爭取利益等，這種工作與各處都

發生關係。上述諸事實，當然不是大不列顛的全部歷史，但却是她歷史的一部份；這一切事實，雖不是完全受了地理的影響，但毫無疑義的，一部份却是受了地理的影響。

另一方面，俄國的地理環境，使俄國抱有一種打開一個到西歐的「窗戶」的野心；俄國因無通海的良好孔道，所以她曾嘗試了幾世紀之久，冀圖與海洋接近，有時想經過波羅的海，有時想經過達達尼爾海峽，有時想經過波斯灣，有時又想經過遠東。俄國這一切嘗試，與歐洲及亞洲的歷史中許多方面，有着很大的影響。假如古代希臘有一種另樣的地理環境，假如她有廣大的肥沃的平原，長遠的可供灌溉的河流，而沒有山脈，假如她被移至內陸，誰能懷疑，她歷史中許多重要的事實，不會兩樣呢？如這樣的例子，實不勝枚舉。⊖

再者，地理的條件不是永久不變的。富源消耗盡了，科學的發明，可以把那些不受人重視的及不能利用的富源，變成極有用的東西。「報酬遞減」這件事，在古老的國家中，是一件極嚴重的問題；而在新興的國家中，對於這件事，也頗懷戒心，並時時為將來籌謀適當的對策。在進步國家的煤炭與石油消耗殆盡的時候，那些煤油礦藏豐富的國家，如中俄兩國，在經濟發展方面，將居有利地

位。當世界各處的煤油都消耗乾淨的時候，人類即將遭遇許多新的問題了。人類將學習如何利用太陽的熱力，或許人類將被逼去適應熱帶的環境，因為在熱帶，太陽光特別賣力，使植物生長得非常茂盛；再不然，科學將被逼着發明新的方法，使人類能夠生活下去。亨頓 (Ellsworth Huntington) 有一種理論，他說：氣候並不是永久不變的，在地球上許多極大地區內，同時發生循環的變化。並且他認為：過去定期發生的雨量缺乏的現象，及因雨量缺乏而發生的穀類收成減少的現象，使人類漸漸密集，結果引起了政治糾紛及攪攘，並引起遷移的浪潮，而這種遷移的浪潮，又引起各民族的大衝突，及種族的大混合。亨頓還說，歷史中有許多大事，都是這種氣候變化所引起的。這種氣候的變化逼使人口大遷移，結果使羅馬覆滅了，並在中世紀招來了亞洲韃靼人的侵略，此外在第六第七兩世紀中還引起了大瘟疫，及一三四六年的黑死症。⑤

地理環境的潛勢力，馬克斯和恩格斯是知道的。在解釋一八五〇年以前的德國工業背景的時候，他說：德國的工業不振，是受了她的地理情形的不利影響，因為德國距離世界貿易的大道大西洋太遠，此外更因為德國的領土上，自從十六世紀以來，不斷的有戰事發生。恩格斯認為新舊

大陸自野蠻時代以來，其發展方向之所以紛歧者，主要的原因，是因爲各處可馴的牲畜及可種的五穀之種類，各有不同。④恩格斯在一封信裏曾經講過，他說：若希圖以經濟意義，來解釋德語中音變換原因，實屬荒謬，因爲子音變換是受了地理的影響，因爲德國有許多山脈橫臥其間，把德國劃分成許多地理區域，所以各區子音都發生了變化。⑤上面所舉的是幾件與本文無關的例子，目的是在表示馬克斯和恩格斯並不會完全忽略了地理的影響。並且從上面例子裏，我們可以很容易的看出來，他們對於地理影響的這一類事實，都是很稔知的。我們所要駁斥馬克斯和恩格斯的，就是他們不曾對於這類事實，下一番研究工夫，建立一種因果關係的公式，把這種公式融合在他們的歷史學說之中。不藉生產方式之輔助，而專由自然環境所產生的種種經濟的結果，馬克斯和恩格斯太注意了；並且對於那些因地理條件而產生的種種非經濟的結果，他們除偶然提及而外，差不多完全忽略了。

不過，單單地理環境，並不是文明的建築者，也不是進步的促進者。地理環境祇不過供給原料和激發動機而已。至於把這些原料做成什麼東西，對於這種動機發生什麼反應，這是依靠那些與

自然接觸的動物之性格而定了。森林中的野獸，與人類是在同樣的自然條件之下出發的，但是獸類並沒有造成歷史，而人類却建立了文明。馬休教授（Professor Shailer Mathews）說：『這種差異之所由，一視那些非經濟的人力之多少而定。』④使人類與禽獸所以發生差異的特性，是歷史中有力的因素；說得廣泛一點，我們可謂：社會發展的主要因素有二，即地理條件，及人類本性中的某些主要的天生的特性。

這兩種要素——在自然方面的，是原料及原料的變化；在人類方面的，是原料的運用者，及對原料起有反應的動作者——就是最原始的兩個主動力，而這兩個主動力互相發生作用，遂創造出歷史，建立了文明。假如要進一步分析這兩種原素，我們可以從原始細胞研究起，也是一樣。假如把人類本性中的許多特性都抽除了，生產方式也就無能爲力了，而且辯證作用也祇好去睡覺了。飛禽走獸也和人類一樣，有生產方式。海獺能做窩，狐狸能獵狩，能捕魚，也能營造很好的住所，飛鳥能建築很趣的窩巢。他們都有其供應生存需要的方法。但是牠們的那些方法，却沒有進步，而且牠們的生產方式並不能產生制度、觀念及歷史。牠們的生產方式之所以不能產生制度等等者，因爲

牠們缺少人類所具有的那些特性。人類的那些特性，不斷和生產制度發生作用，並不斷引起辯證運動，並使其發生作用。禽獸的生活方式及其各種活動，是自然所賦予的一種生物行為，是千萬年來進化的結果，而且在某一個地質年代之中，禽獸便有某種生活及活動的方式。人類也有某些行為，是自然所賦予的，也是無法改變的；但除此而外，自然還賦予人類多種稟質，這多種稟質把人類從混沌的圈子裏，解放了出來，並且替人類打開了種種新的事業門戶，然對於鳥獸，這種門戶一向是被關閉着的。

使人類與禽獸所以發生差異的那些特性，其中最重要的，是人類之優越的智慧。因人類與禽獸間有了這種差異，所以人類在工作的時候，遂有了更好的思考力；這一點在歷史中，及在分析人類文明的時候，都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現象。這種現象，把人類從禽獸之中，劃分了出來，使人類脫離了惰性的生食的生活，並使人類走上了進步的大道。④至於智慧究竟是什麼東西，牠包含些什麼，牠能做些什麼，不能做些什麼，這一切問題，心理學家、玄學家、以及哲學家，是意見紛歧的，甚或自認為不知究竟的。但是，人類具有超越其他動物的智慧這件事，誰都不能否認的。

馬克斯和恩格斯的話，好像是說：大多數人的心靈，祇吸引實體，實體在心裏反映一番，即變成觀念。但是這種說法，既屬空泛，又不適當。因為，實體在心裏怎樣反映，心裏起什麼作用，片斷的經驗如何變成觀念，馬克斯和恩格斯並無清楚的說明。假如事實真如馬克斯和恩格斯所說的這樣簡單，為什麼對別的動物不能起這種作用？恩格斯說：人類的一切觀念，都是實體的摹本。他說：人類在獲得圓柱體的觀念以前，一定先看過長方形在一根軸上旋轉。不錯，現實世界是人類觀念最初的泉源。但這並不是說，人類的每一種觀念，皆是事實的陰影。觀念大半是經過一番步驟，彙集起來的；而進行彙集的工作，祇有人類所獨具而其他動物所無的那種智慧。許多彙集起來的觀念，無須外界事實的影響，也可以產生他種觀念。假如圓柱形的觀念，是直接經驗的結果，那末行列式、微分方程式，以及各種函數的觀念，恐怕不僅祇是事實的「反映」了吧。波安加萊（Henry Poincaré）說得對；他說：『數學發現的起源，是心理學家一個極感興趣的問題。因為數學的發現，是人類心靈的一種活動，人類心靈在從事這種活動的時候，似乎並未假助於外界的事物。』④

人類的心靈並不像吸水的海綿；人類的智慧超乎一切動物之上。人類有敏銳的觀察力，並有

研究比較的能力，及識別主要特性及事實真髓的能力。此外人類還能造成抽象與概念，能分析，能綜合，能用演繹的推理，能根據一再的觀察，獲得概括的原則。人類的這種思考力及推究一般公理與法則的能力，使人類具有兩種強有力而經濟化的動作力。這兩種力量，大有助於人類與自然鬥爭。思想可以節省精力，因為思想可使人類不必在做某件事的時候，每次都費一番精神，引用許多試誤的方法，先做一番，白白費了許多功夫和資料。同時彙集了許多原則及法則，又可以節省思想。因為這些法則，祇要在能應用的地方，牠對於人類是有極大的供獻的，牠可以使人類不必在遇到某件事的時候，每次都重新經過一番艱苦複雜的思維的工作。經濟在精神領域裏，和在生產貨品的工廠裏一樣的重要。在人類各種活動中，都講求經濟。

優越的智慧是人類手中最好的武器。大多數動物，靠自然直接賜予的那些保護方法及生存鬥爭中所不可少的工具，如擬態、疾行、隱伏、臭味、換毛等。然人類的生存，却不靠這些東西。因為人類有智慧，人類適應自然環境，不是被動的，而是進攻的。人類用他們的心靈去反應自然，一方面改變自然，以適合他們的需要。人類雖然服從自然法則，然逐漸把自然變成他們的僕役，使之服從他們。

的設計。因為人類有智慧，在上古時代，人類的進化便與禽獸的進化分道揚鑣。人類並不以生理去適應自然環境，人類的進化是從制度與觀念的發展及進步方面着手。人類的進化，已不是生物的進化了，而是社會的、制度的及智慧的進化。人類若無智慧，也會和禽獸一樣，受自然的束縛；而且人類生產方式也和禽獸的生產方式一樣，不能幫助人類創造歷史。

我們祇討論人類的智慧，決不是忽略了人類本性中其他許多特性。人類本性中其他種種特性與氣質，在那些構成歷史及文明的各種社會進化中，也是極其重要的。如好勝、競爭、創造性、同情心以及其種種情緒與情感，都應該細加研究的。但這裏却不能一一提出討論了。不過，我得補充一句，單靠人類本性一項，並不能完全說明人類的成就與其他動物的成就之間何以會發生差異。我們不要忘記，人類的生理構造與其他動物是不一樣的。人類有易曲而能握的兩手，有能直立的身軀，這二者，對於人類的發展與成就，有莫大的幫助。

地理環境及具有智慧和 he 種特性的人類，是歷史之主要的基本的因素。生產方式並不能和

這二者相提並論，因為牠不是基本的而是派生的現象。不錯，當人類在地球上出現的時候，必然有他謀生的方法；但是這種方法，是一種生物的方法，是自然賦予的一種機械的動作，與禽獸謀生的方法非常相似。人類原始的覓食方法，和禽獸的那種基本反射、自然傾向、本能動作，是相差不遠的；而馬克斯和恩格斯所認為是歷史和文明的因素的那種生產方式，是一種前進的現象。牠是人類智慧對於環境有所深思熟慮以後所產生的結果；生產方式是後起的，而並不是一種原始的自律的基件。

從人類與自然這兩個要素中產生出來的，並且在支配歷史進程的工作中又居着極優越地位的那許多因素，其中有兩種，我們應該加以注意，縱然隨便寫一篇歷史文章，也不應該忽略；這兩種因素就是宗教與科學。宗教是一種獨立的力量，因為牠並不是因生產而發生的。這一點馬克斯和恩格斯是承認的。在馬克斯和恩格斯看來，宗教的產生，是由於人類有一種傾向，想求得其四週現象的解釋和了解，並且還有一種傾向，把他們四週那些謎一般的不可解釋的現象，加上一件神祕的外衣和許多超自然的性質。馬克斯和恩格斯帶着一種輕視心理來對付宗教，並且把宗教當

作一種由許多野蠻的奇想所累積而成的東西；這種累積物，是原始時代的人堆砌起來的，後來又經過去多次形式上的改變，一代一代傳流下來，並且被剝削階級用以蒙蔽下層階級的思想。馬克斯和恩格斯更欣然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宗教必將消滅，因為一切社會及自然的現象都可以澈底明瞭了，並且不會再有什麼神祕，來煩擾人類的心靈了。這種觀念僅祇表示馬克斯和恩格斯的偏狹和淺薄，並且表現出他們對於社會科學中某些重要問題，隨隨便便論述一下就算了事了。再者，就是根據這種理論來講，宗教應該還有一個長久的繁榮期間，一下子也不會就消滅的。文明雖然進步，但是未知的世界，却未見有縮小的傾向。我們愈多研究，問題解決得愈多，法則發現得愈多，則我們愈覺得，等待我們去探索的那個基本的神祕世界，更是無限的廣大。顯微鏡、分光鏡、微積分、開方的轉化原理、科學法則的概念等等，這一切，曾替我們解釋了許多前人所未能解釋的東西；同時也替我們引出了更多的，而且是從前的野蠻人腦筋裏從未想過的種種複雜的問題。馬諾（Alfred Marshall）說：『科學的進步，增加我們許多知識，然同時也擴大我們的未知領域。』①

馬克斯和恩格斯因為承認宗教距離經濟基址頗遠，而有其獨立的起源，所以他們認為宗教

在整個歷史中，祇不過是經濟現象的暗影，祇不過是在文明現象中擔當極不重要的工作份子。不過，他們是錯了。不論宗教的最後起源究竟如何，由於靈魂也好，由於魔術也好，由於人類其他心理傾向也好，總之，宗教是大多數人類的私生活中一種有力的因素。

海克爾教授 (Professor Haeckel)，他在宇宙與人類間所見到的一切，祇是物質及其物理性與化學性，他猛烈攻擊一切的信仰與神祕主義，他極端排斥心物二元論，再則對於上帝、神靈來世，以及科學所不知的而不承認的一切超自然的力量等等宗教上的幻想與想像，都極端輕視而加以冷嘲熱諷；但他也不得不承認那件不可逃避的事實，即宗教是人類生活中之永久重要的要素。於是海克爾教授提倡一種「一元宗教」這種宗教，崇拜三位女神，即真、善、美；他想把這種宗教介紹給人類，以代替其他各種宗教信仰。①

宗教在社會集團生活中，也和在那個人的私生活中一樣，牠並不是生產的淡影，而有着自己的主動作用。在過去許多世代中，宗教做着中心，從而發出鼓勵社會生活向上的力量，並且牠還是藝術、文學、建築，以及其他各種社會活動的原動力。牠也許是原始的或比較進化的人類的生活中之

一種無所不包的要素。要明白中國、印度、以及古代希伯萊與希臘的歷史和命運，若從研究宗教對於這些民族會起過些什麼作用這一方面着手，我們定可獲得很深刻的了解。基督教是歷史中引起社會變化的力量，關於這點，恐怕沒有人再來辯駁了吧。在中世紀，人類各種努力，都染着宗教色彩，且宗教對於人類經濟生活，影響也不見得小。宗教會散播教育、保存學術、撫育智識的興趣。而且藝術、科學、工業、政治、以及其他種種公民活動，都被統攝於一個共同的精神理想之下。刺激並鼓勵阿拉伯人去從事侵略與遠征的是宗教。這些侵略與遠征的行動，結果引起一串歷史的事件。無疑的，十字軍的東征，是那些愛好冒險的精神與經濟動機，在那裏作祟的，但是也同樣毫無疑異的，宗教的動機是其主要的原因。

現在我們再來看宗教改革。宗教改革的運動，綿延了兩百年之久，把歐洲鬧得天翻地覆，使各個民族與國家，彼此互相對峙，並引起彼此間的戰爭、殘殺、絕交、反背叛；所有物質的或精神的、社會的或個人的種種事業，沒有未遭受擾害的。馬休教授有一句話說得很有意義，他說：假如不是因為有了十七世紀宗教領袖所抱的那些宗教信念，歷史一定和今日大不相同。世界上也許不會有

荷蘭共和國，不會有清教徒聯邦國，不會有馬賽諸塞灣的殖民地，不會有社會契約，不會有法國大革命，並且普魯士也許不會有霍亨佐倫王室了！①

宗教在現代對於經濟活動的控制，雖不像中世紀那樣的顯明和頑強，但是若謂宗教已毫無力量，那却是大謬不然了。關於這一點，讓我來舉幾個例子。據韋白（Max Weber）、桑巴特和湯納（R. H. Tawney）這班人研究的結果，基督教對於資本主義的建立，有莫大貢獻；法國的耶蘇新教徒的被驅逐，對於法國及世界他處經濟，並不是沒有影響的；西班牙的宗教裁判，在經濟發展方面引起不良的結果；過去一個世紀以前，德國經濟發展的落後，大半是由於那些在她領土上所進行的激烈的宗教戰爭。

這些歷史的例證，並不能恰合馬克斯之慾求，證明宗教僅係執行經濟主人命令的奴僕；這些歷史的引證，反而證明宗教是一條有力的溪流，牠獨自或與經濟及其他溪流匯合，成就許多偉大的工作；宗教是一種力量，有時他能增加或減低經濟勢力，有時牠也能淹沒或擾亂經濟勢力，好似對於其他勢力一樣。

雖然我們認為宗教是一種因素，但是我們却毫不猶豫的說：在現代，科學已佔了文明模塑者的第一把交椅了。這一點，馬克斯和恩格斯是知道的。他們承認，在生產進步過程中，在人類征服自然的努力中，科學是不可少的。他們並期望在完成將來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工作中，及在謀取社會主義所允諾的幸福之工作中，科學能有所貢獻。但是他們對於科學的態度，恰恰與他們對待宗教的態度相反。他們承認宗教是獨立自發的，但不承認牠對於歷史進程所發生的影響；至於科學，他們承認牠的重大意義，但是不承認牠是獨立生存的。科學在他們看來，祇不過是生產方式的反映，祇不過是生產方式的產兒或女僕而已，此外就沒有別的。

關於這一點，馬克斯和恩格斯，至少是部份的錯誤了。要討論科學最初的起源，是不會有結果的。因為關於這類問題，我們還缺乏可靠的知識。當人類意識喚醒人類去辨識其四週的事物時，當人類心靈開始建立那些構成科學胚胎的各種抽象的概念與法則時，究竟是什麼動機和傾向在那裏鼓動人類；這個問題，是一個隱埋在過去時代中的一個謎。關於這問題，祇要我們能舉出某些適當的例證，而同時絕口不談那些不適當的事實，這樣我們便可以創立出許多理論。如有某些例

子，可以證明科學是由經濟需要而產生的，但那些可以說明科學是由於非經濟的需要而產生的例子，可來反駁你。有人說，埃及的幾何學，是由尼羅河定期泛濫而產生的；而埃及廟宇中的繪像，也與尼羅河有關。尼羅河這種對人所起的作用，應屬於地理現象。不過我們不解，爲什麼幾何學後來是由那些不欲用體力而專用腦力的希臘哲學家，而不是由埃及人加以發展的呢？還有人也許會說：古代人——如腓尼基人——他們研究天文學，是受了航海的刺激。但是埃及和阿拉伯的星光皎潔的天空，也刺激阿拉伯人和埃及人研究天文學；古代發明魔術的人及以魔術爲業的人，也刺激人們去研究天文學；再者宗教的節日，需要在某固定日期舉行，人家因要決定這個日期，所以也去研究天文學。有人也許會說，生產過程引起人類研究數事及物理學。但是建築廟宇、神座、墳墓、及金字塔，也逼使人類研究數學及物理學。⊕也許有人會說，染料的需要，刺激人類研究化學，但醫治疾病、保存屍體的需要，也會刺激人類研究化學，而且在過去許多世代中，直到十二世紀，醫生及製造醫藥的人，是那時唯一的化學家，而且他們私人的住宅，就是那時唯一的實驗室。所以，上述各種科學，以及生物學、地質學、生理學等，你若說是由經濟需要而產生的，那未免太淺薄了。科學的產生，有

許多原因，如經濟需要、地理條件、宗教動機、人類的創造性、好奇心、以及偶然的發現。梅生博士（Dr. O. T. Mason）對於初民謀生工作中所採用的種種工具、方法以及設計，曾作過一番廣泛的研究。關於初民的工具等的發明，我們至少要說是受了經濟需要的刺激而產生的了。但是梅生博士研究的結論，却說發明不僅是受了衣、食、住、行、休息這五種需要的刺激而發生的，除去這五種需要以外，還有幾種需要，也刺激發明；第六種是感官的愉快；第七種是解釋事物的知識；第八種是社會的享受；第九種是精神的滿足。

講到現代科學的發展時，我們更加有根據了。馬克斯和恩格斯說：科學發展的推進力，是由於經濟需要而產生的，即需要回答經濟生產所提出的問題。馬克斯和恩格斯還說：經濟生產改進的要求和需要，是引起科學家研究及增加知識的唯一動機。但是這樣說法，不能概括一切。當然，經濟的要求與科學是有深切的關係的。經濟要求，引起許多問題，這些問題需要解決，無疑的是要科學去努力研究。科學並不僅研究那些空洞的問題，他還要解決許多具體的問題；這許多問題，有些是屬於一般的，有的是特殊的，有的是屬於應用方面的。在戰爭的時候，有許多可以決定最後勝負的

問題，亟待研究；於是科學家便受到極大的刺激。在比較發達的國家裏，戰爭可以替他建立起幾個新的科學部門。但是科學問題，並不是完全由經濟生產而引起。有不少科學部門，是研究人類肉體幸福的問題，爲延長壽命、醫治疾病、增進健康、以及優生等等。還有許多科學，研究改善人與人的關係的問題，研究人類思想，研究物質，研究各種制度，研究整個宇宙。科學研究有二種，用畢高教授 (Professor Pigou) 的話來說，一種是發現新現象的研究，一種是產生成果的研究。

再者，各種科學不論其起源爲何，牠一旦發生以後，大都沿着牠自己的路線發展。牠替自己引出許許多多問題、許多興趣、和許多刺激。在其發展的每一個階段中，牠製造出許許多新的問題，引起更大的好奇心，打開了許多研究的道路，指示許多前進的路線。現在，還有各種微分方程式以及許多特別的函數，正待我們研究；還有原子構造究竟如何這個問題，在那裏引動我們的好奇心；還有光波的行爲與性質，也待我們去分析；此外還有潮汐的起因、生命的起源、鼠類的顏色、人類的進化，都待我們研究。祇要你打開科學雜誌一看，你便相信科學正在研究無數和經濟無關的，至少在目前是與經濟與無關的問題。科學在這方面自己有著極大的活動範圍。當然，這些問題之中，有許

多，將來對於經濟需要，是大有貢獻；但這一點，並不是那些研究者的心目中的要圖。

再者，或謂刺激科學家工作的，是金錢的報酬，是希望利用他們研究的結果而謀利，不過，通常科學家所最感興趣的，是研究公式，是研究各種似乎不同的東西所隱藏的那些相似之點，研究那些足以節省腦力體力的通則。且科學家的目的，如探求知識，累積各種原則、法則、公式等，這一切，遲早可以滿足人類的要求，回答人類的問題。攝引科學家的心靈的東西，是和諧及秩序，是美感及統一；這一切，祇有從他所研究的東西裏呈顯出來，經濟報酬裏，是找不出這一類東西的。波安加萊一位著名的數學家兼科學家，他說：

「科學家並不是因為有用而研究自然。科學家之所以研究自然者，因為他愛好自然；他之所以愛好自然者，因為自然是美麗的。我這裏所說的美麗，當然不是那些吸引感官的美，而是那種可親的美，從美的自身各部協調中所產生出來的美，是純潔心靈能夠把握得住的美……心靈的美，是自身的，是為他自身而美的，是為着人類的未來幸福的。科學家的長期艱辛的工作，都是為著這種美。」

有許多科學家，在吐露他們研究科學的動機和念頭的時候，也都這樣的承認。不過，有人這樣說：謂知識應用論，其含義即知識對於知者是有用的。但杜威教授反對這種說法，他說：這種情形，在某些特殊場合裏是不錯的，但在其他許多場合裏面，研究科學是一種遊戲，正如其他各種遊戲一樣，是爲着自身的滿足。祇要曾經看見過物理學家、化學家終日在實驗室裏勞碌不休的人，都會相信：使科學家終日慘澹經營的，是科學問題，是科學興趣。人類學家、考古家、語言學家，他們的工作，並不是受了生產問題的刺激，而是受了人類問題與人類利益的策勵。人類學家及考古家是如此，那末，物理學家、化學家以及數學家的工作，我們爲什麼說一定是受了生產問題的刺激呢？這理由實在太欠明白了。是不是物理學家、化學家等又是另一類人呢？亞理士多德、加倫（Galen）、加利律（Galileo）、開潑勒（Kepler）、牛頓、達爾文，他們是不是受了經濟動機的刺激呢？他們忙碌終日所研究的，那些問題，是工廠委託給他們的嗎？功利的動機及經濟的利益，不錯，是科學發展的兩種原因，但是科學發展的原因，還有不少是由於其他種種動機與其他種種利益呢。

不過，不要誤會，以上所說的話，意思並不說：「閒散的好奇心」是一種鼓動科學家的原動力，

是科學家工作的主要的推進者。所謂閒散的好奇心者，就是無目的的沒精打彩的在實驗室裏頑弄，或隨便拿一樣東西來消磨閒暇的時間，像孩子似的杜造出許多玩意兒。像這種好奇心，產生不出什麼科學的。要使這種好奇心在任何知識部門中，能產生有效的成果，確然很難臆斷；不過確定的目的、指導的假設、持久的興趣、堅忍的態度，都是必須具備的條件。理論猶如大將；實驗好比小兵。此外，也還需要好奇心——不是那種閒散的好奇心——假如沒有好奇心，有許多工作是做不了的。因為科學工作，並不是輕易而愉快的；慣常很難苦、很單調、很醜陋的。好了，現在言歸正傳，上面所說的話，意思是想說明科學的目的、問題、動機，並非純粹屬於經濟的，而也屬於其他各種範圍；並且還說明馬克斯說的話——即科學是決定社會命運的一種力量，但是牠祇不過是生產方式的附庸——是非常不切當的。

自然、人類、宗教、及科學這些要素，都可以說明靜止的社會現象及具有統治力的制度與觀念。並且我們很容易看出：自然和宗教等，還可以解釋歷史的動力，解釋那些引起社會變化與進

步的事件的經過情形。不過，關於社會動力，我們應當特別注意。當馬克斯和恩格斯論到歷史進化的性質的時候，把歷史的動力，看成是一種自動的力量，就是每種生產方式中的那種辯證力量；這種辯證力量造成各種條件；當這種種條件被成熟的被壓迫階級看到了，便刺激被壓迫階級起而鬥爭，而這種鬥爭，在社會改革中，可達到極度的高點。辯證作用獨自侵襲到經濟生產之中，造成許多矛盾，並替人類製造了許多進步的工具。照這樣說來，好像生產制度之中，四週是有着一種經濟性的爆炸力，有着一種依其自身意旨進行而含有發酵作用的行爲。

這種形而上學，好似整匹布中的一段，可以聽你隨便裁成什麼花樣；所以，你說人類這個因素是佔據次要地位，或說歷史是聽那些外界的物質勢力案照他們自己那種獨特計劃來擺佈的，都沒什麼不可。但是我們又有一疑問了：鳥獸的經濟生產方式裏面的辯證作用，爲什麼單單不活動了呢？熊及海獺，各自都有他們自己那種有趣的謀生方法，蜂和蟻也有一種極精密的分工制度；一切動物和人類一樣，靠自然而生存的。那麼，爲什麼辯證作用不來幫這些動物，使之也有進步呢？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是這樣：即進步並不是辯證作用那種魔力的結果；使社會變化和進步的，是人

類的某種特質，這種特質是其他動物所沒有的。

探討歷史的進步而不從人類特質中去尋求原因，都是不適當的。生產方式之變化與進步問題，是各種文明現象的變化與進步這個更大的問題中的一部份。從任何一點觀之，人類有一種強烈的慾望，來改進並擴大其現有的一切。人類有一種無厭的向上心，人類有改善一切的那種內心的要求。人類不但有生存的慾望，而更有享受更美滿生活的慾望。有許多人缺乏這種慾望；有許多人，這種慾望非常之大。這種慾望並不能引起驚人的躍進，但能產生不斷的遲緩的不知不覺的細微的變化和進步。這種情形，在每種生活範圍之中，在各種尋常的以及重要的事情裏面，都可以看得到的。在個人方面，不論是機關裏的職員，或是管理家務的主婦，都是如此；至於在團體、社會以及國家之中，亦復如是。這顯見得人類生活特質中，即含有變化和逐步改進；而且，不獨就生物的意義而言，即就其他更高的意義來講，人類的生活就是變化。梅生博士說：『當人或民族在不斷的創造中，他們能夠生存和滋長；但他們如停止了創造，他們祇有衰退和死滅。』(5) 社會的變化中，並沒一致的行動，也沒縝密的有組織的計劃。社會的變化，是靠那些偶然的不規則的行動而產生，靠着許

多個人的嘗試與實驗的那種混合物而產生的。人類這一切不同的行動，其差異不論是怎樣細微，都經過一翻選擇、仿效、複製，並被一堆一堆的累集起來；直等到了某一個固定的出發點的時候，那可貴的進步即產生了。每一個變化，好比一滴水；一滴一滴的水聚集起來，便成爲海洋。這就是人類的本性。

人類的一切活動，也許是由那種屬於經濟性質及非經濟性質的自利的心所驅使；然自利之心，並不能包括一切，除自利之心而外，競爭心、爭勝心、同情心、改進黨心，以及其他各種特性，無疑地，亦均有作用。科萊教授（Professor C. H. Cooley）說：『人類心中的熱情，是生命的生命，同時也是一種火焰，這種火焰把人類個人的精力和社會的力量，融合爲一。』^④人類保守的傾向及順從習慣與傳統的傾向，當然能阻礙人類的改進黨心；然而人類的改進黨心，仍舊是存在的，而且時時在那裏發生作用。

我們性格中有一種東西，使我們保守，使我們鞏固已有的一切；同樣地，我們性格中還有一種東西，逼使我們打破現狀，作進一步的改善。這種情形正類乎生理上的構成作用和破壞作用一樣。

構成作用與破壞作用，孰強孰弱，均因人而異；至於社會的這種作用的情形，亦與個人無異。在那些個人不受桎梏而可在自由範圍以內活動的社會中，人們可以引起變化，並逐漸向前進步。然東方諸國，保守性則較強，這大概是因為宗教及氣候的關係。這種改善的變化的擴展的要求，並不是要無中生有，憑空的創造；而是以現狀為出發點，對現有的一切發生反動；這樣一來，結果變化發生了，並且也就向前面邁進了一步。

在那些傾向變革和改進的人羣中，有一些人，他們能臆想到種種緊要重大的變革。這些人，就是改革家。他們的觀察力、想像力、推理力均非常偉大；對於各事實及觀念的聯想力，對於各種事實與觀念之間所隱藏的關係之辨別力，亦非常令人欽佩。所以他們能夠用新的眼光去領悟一切現象，能以新的觀點去觀察一切現象；並能提示各種有效的方法，把現實的某些部份加以模塑，因而產生有意義的變革或可寶貴的改進。再者他們還有許多反抗環境的新方法。他們之所以能夠如此，並不是他們有着奇異的靈感，而是部份地或全部地由於生理學上的差異；即他們的心靈構造與人不同；他們的生理及心理的稟賦與人兩樣。他們的觀察與辨別，較常人更敏銳；他們的分析與

綜合，較常人更深刻；他們所獲得的提示較常人更豐富。從整個的環境中，他們所學得的東西，較別人更多，並且他們有更多的方法去利用他們的環境。

改革，本不是一件「新的」事；而祇不過把經驗中的各種成份，重新加以組合，或轉遷其着重點；但這種組合或轉遷，都非常重要的。改革是構造而不是創造。改革和舊有的東西是並不相反的，而是把舊有的東西加以補充。一種改革，除非牠能與現狀協調，除非牠能適應並滿足一種需要，他決不能和社會其他諸事實相融合的。改革雖然有這許多限制，但畢竟是一種改革，且能代表進步。因為，縱然有一種需要到來，——在社會中隨時有各種需要——但這需要大家並不明白。所以需要改革家去辨別這種需要，並要他們設法去應付這種需要，還要他們使大家看到這種需要及其解決。根本上說來，改革這件事，祇不過是改革家處理其身邊的原料而已。例如，建築家以其手邊的磚木金廚，建築一座廟宇。他的那些材料，並不是新東西。但是把這原料隨便堆集起來，却不能成爲廟宇啊。沙氏比亞發現他身邊有墨水有紙筆，甚至有主題與人物，但是成爲沙翁之戲劇者，不是這一切東西，而是沙翁對於這一切東西的處理，及沙翁的心靈對於這一切的反應與利用。

然有些人認爲，在藝術與文學範圍以內，情形固然是如此，但是在科學領域之中，却沒有改革這一回事。在科學領域內，無所謂改革，也沒有改革家。這些人說，在科學領域之中，當科學上的改進的需要發生時，當過去科學的發展已將一切準備停當的時候——換句話說，環境已替我們開劈了一條道路的時候，我們自會有所發現，於是發現就產生了，無論什麼人都能發現，且根本無所謂發明。作如是主張的人，爲的是要證明他們觀念的正確，他們曾列舉出許多兩三處不同的地方同時發明某一件東西的例子，這些東西都是各個人單獨發明的。這種觀點，假如是反對另一種觀念，即發明家是從許多原料之中，像變戲法似的變出了許多神奇的東西，或發明家一時福至心臨，或受了神靈的幫助，結果發許多神奇的東西，那末這種觀念是可取的。但是，他們這種觀點，若認爲發明是完全不靠那種並非人人皆有的心理的特質，而無論什麼人在其所感覺興趣的科學部門中都能有所發明，並且一切的發明是普通科學家之家常便飯，那末這種觀點，在我們看來是不足取的。不錯，有的時候情形也會和他們所說的一樣，但並不慣常如此的。

一位發明家，是把許多經驗和觀念重新加以組合，並且用一種不同的態度去加以觀察。發明

家所以能做成這種工作，是由於他們那種特有的精神能力。許多人獨自工作，而能發明或發現同樣的東西，這種例子，並不能反駁我這種觀念，反而能證明我這種觀念的正確。因為這種例子告訴我們：在廣大的科學世界中，時時有兩三個人，他們的心靈特質是相同的，當他們遇到了同樣的環境與同樣的問題的時候，他們對於這些環境與問題所發生的反應，是一樣的。在同一個智識階段的時候，祇有一兩個牛頓注意到蘋果爲什麼向下落而不向上落，並且發現了萬有引力的定律；祇有一兩個加利律觀察教室中吊燈擺動，而獲得了鐘擺的觀念。這裏，我們可以推定，在引起重要的科學發明的那種現實反應發生前，必先有現實與經驗，更必先有特種的心靈與傾向。環境也許充滿着暗示與啓示，——環境一向如此——但並不是每一個都能接受這些暗示和啓示；而能把這一個暗示和啓示變成發現和發明的人，更如鳳毛麟角。發現和發明，並不是對於刺激所發生一種自動的機械的反應。任何速記員，都能把速寫的符號譯成普通文字；任何識象形文的專家，都能把象形文所寫的文章的內容講給你聽；但能懂得科學實驗，知道各種法則理論、假定、臆說，以及科學論爭的人，並非每一個都能選擇一羣特別適當而含有重大意義的事實與理論，把其中隱含的相似

點與互相的關係都能辨別清楚，並能提出某些觀念與原則，供其發明新事物，或發現新法則。要想從這些東西之中，求有所發現或發明，特有的心靈特質這種媒介是決不可少的。深刻的觀察力，豐富的理解力，想像力，聯想力，以及具有分析、綜合、比較、對照、與歸納等等的方法的推理力，這些居間作用都是必須具備的。上述一切能力與特質，並非所有的人與所有的科學家都是一樣的。

或謂，科學的真理祇有一個，而科學的發現是探求真理過程中所必然會遭遇到事情，所以探求者的心靈並不能改變事實，不能在這事實上加蓋印記而賦以發明的魔力。誠然，科學的真理祇有一個，而且是客觀的；但是不能根據這一點，謂真理是自己顯露的。真理不是自己顯露的，須得加以探求，纔可以獲得的。巴佐浩（Walter Bagehot）說：『自然並不把她那些最有用的教訓，盡情吐露給我們。』在真理發現之前，必須有假設、臆斷、推理和實驗。光波的性質與行爲是永久不變的。然對於光波性質與行爲的定論，須經過長期的研究方能獲得；對於這定論的獲得，具有偉大智力的研究者，定能有極大的供獻。在十八世紀，牛頓有一項假說，謂光是極小的微粒組成的。到了十九世紀，哈根（Huygens）的假說，代替了牛頓的假說。哈氏謂：光是以太中一種震動的波狀的運

動。這兩種關於光波的學說，即微粒說與震動說，部份的被現代科學家所接受了，而且現代的科學家仍在更進一步研究這項問題。行星的運轉，已不知有若干世紀了，但是行星運轉的特性，直到現在，仍非一件公開的祕密。天動說一直流行了十三個世紀；直到十六世紀，哥白尼所提出的加利律所公布的地動說，方纔流行。

凡適用於科學及藝術領域中的真理，亦必適用於其他領域中。例如，研究社會問題的政治家、改革家以及思想家，他們對於社會的潛勢力，能有更深刻的透視，他們能知道社會有着改革的需要，和改革的基礎。他們有更深刻的理解，更溫和的態度，更覺醒的意識。他們想出種種方法，這些方法能分析各種可能性的波動，能指示社會潮流，並且能加強社會的力量。他們用文字、演說、討論、論爭等等的方法，傳播新的觀點，並喚起大家求改進的欲望，並使大家的注意力與精力都灌注及集中於某些問題上面，更幫助大家解決這些問題。此外，他們還喚醒大眾，對於權利、義務、理想等的覺知，並替他們提出各種標語、口號與信條。

這些政治家、改革家和思想家，並不是要任意地撕毀歷史的組織，也不是任意地想把一些全

自外來與不相投合的質素，注射到歷史裏去。他們這種改革的努力，也不見得都是組織完善，能像軍隊一樣，不顧一切的，勇往直前的，向他們的目的地邁進；再看他們的策略，也不見得都是高尚的，他們的動機，也不見得都是純潔的。他們的工作過程，是沒有什麼趣味的。其中屢雜着有種種心意、觀念、計劃、與企圖，在合作着，互相影響着，衝突着；有自利、妒忌、痛苦、陰謀等等混為一片。他們的活動也是不穩定的，時而停頓，時而脫離正軌，時而退却；而且結果也許變成令人喪氣的妥協。但是，改革必竟也成就了許多功業；他們奠定下新的基礎，這種新基礎被他們鞏固了，被他們利用了，並且還獲得了改革的新起點。誠然，改革工作若不能和其週圍的事實相協調，是立不住腳的；同時，大眾對於改革工作不是沒有幫助的，這也是對的。然而，其餘的工作都是改革家自己去做的啊。巴爾德溫（J. M. Baldwin）說：『社會斷不能突然一體的決定去做某一件事；而祇有個人通過其他個人，影響到全社會。』⁽¹⁾

改革與進步都是這樣進行的，不論在立法方面，轉變傳統的宗教觀點方面，修正制度方面，或廢止戰事方面，都是這樣。要想從馬克斯的寫作中，找出一種單純的觀念，而這種觀念純係馬克斯

所獨創，這是極難辦到的事。然馬克斯對於觀念的選擇，及馬克斯綜合及分析這些觀念的方法，卻已產生了一種主義，這種主義對於世界各國的社會主義運動，有極大的影響；這是任何一位馬克斯的信徒都一定願意承認的，縱然歸功於個人，他們是反對的。(A)

歷史並非是許多潛默的主動力對於專橫的環境所發之機械的自動的反作用的總和；歷史是無數智慧對於環境所發生的反作用的總合，在這些反作用之中，有許多是屬於更大的智慧與更明確的個性對於環境所發生的更高級的反作用。歷史上往往有些人物被稱爲「時代的先驅」，這足以證明；有許多人，在他們週圍的現實，較常人看到更多東西，且比較常人用更聰明的方法去觀察一切事物。培根在十三世紀，他對於科學有他的觀點和態度，這些觀點與態度，對於中世紀時期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直等到數世紀以後，纔經大家承認。培根是超越在時代前面的。(B)假如我們相信世界上有智慧，有遺傳的智能，並且各人遺傳的能力各有高下，那末我們就不要經一番想像和臆想便可以看出，世界上是有發明家的，是有發明這回事的。白呂斯 (Bryce) 說：人類的藝術、科學、文字及其他各種思想的進步，係由若干超越常人而天賦特異的少數人的努力所產生的，

這是一件極顯明的事實。天賦原是不平等的，且將永爲人類社會中一個極有力的因素。『所以我們可以說：社會生活的進步，是靠無數的小變化，尤其是靠那天賦獨厚者之發明而產生的。這些發明都是受了各種經濟的及非經濟的需要的刺激，受了好勝心、競爭心、同情心，以及各種理想的鼓舞。這一切小變化，乃至其他較顯著的大變化，又經過教育、傳統、風俗，以及法律，加上一翻選擇、仿效、傳佈、凝固、傳留。至於生產方式和辯證作用，他們本身均不能產生變化和進步的。』

有些人認爲：優越的能力，並不能說明改革的由來，因爲優越的能力既爲少數人所有，當然要表現出來的，所以祇能認爲牠是一種靜止的因素。這些人看來，文化的種種變化構成可變易的因素，因而文化中的變化應視爲發明的主因。這種見解很有趣，可惜還不很透澈。文化是什麼？什麼力量使文化變化的？假如文化是制度、觀念、風俗、態度的綜合體，那末改革家就有機會來使文化發生變化和進步了。這樣一來，上述的說法也就等於說：許多改革合在一起，可以替未來的變化打定根基了。不過，當他們說歷史是受客觀法則所控制的，歷史的傾向是不聽命於人的，歷史的進程是不可抗拒的並且不會偏向的；有許多人相信這種理論是無懈可擊的。但是這裏問題又來了。所

謂法則、傾向、進程，究係何物？牠們究有什麼特質，我們定要承認牠們能創造歷史呢？牠們比通常用以闡明社會現象的術語，究竟有多大更深刻的意義呢？再者，法則是什麼東西造成的，傾向是什麼東西指引的，而進程又是什麼東西約束的呢？

假如歷史偉人論（即歷史是由偉人創造的）中，其所謂偉人若係指那些超乎普通改革家以上的偉人；若這種理論的意義是說，歷史是那些偉人之顯赫事業的連續，而他們這些事業，不藉助於社會的媒介，不根據於因果的法則的；若謂一種制度祇不過是某一個偉人的暗影，而且歷史祇不過演述某一位領袖如何領導，大眾如何追隨於後——假如歷史偉人論之意義是如此如此，那末我們上述的觀點，決不是和牠一樣的。抱着這種見解的人，大都不喜對那些構成某種結果的各種成因，加一翻澈底的實際的考查，而慣愛把許多英雄事件戲劇化浪漫化，所以結果遂產生了歷史偉人論。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個人物身上，並黏附以許多英雄的德性，再替他加一翻渲染，更把他認為係一切光芒的主要發射體；這種工作，當然比把全盤的情勢加一番精確的研究，要便當得多了。而其結果，反能引人入勝，受人喝彩，並且易於了解。若不用他們這種方法，我們必得從那些普

通的、不屬於人的、頑硬不靈的因素中，去尋求和諧與規律，以及易見而易於說明的東西。

他們的這種方法，是很省力的；不但研究者省力，而且讀者也不費勁。然而，他們這種方法，却把歷史弄得太單純太朴實了。他們相信：『因後於此，故即如此。』他們認為：一件事的每一方面，均有其本因，而這本因，與那造成這件事的人的個性，是一體的。杜威會很機巧的說：

『我們大家都是天生的荷勒斯（Jack Horners）。假如有一宗十萬鎊的錢財來了，當我們伸了手而又縮回來的時候，這時，我們即對於我們個人的德性，供獻了一個令人滿意的結果。若把這種金錢，弄得了手，那就很難區別，還是取得的，或是掙得的。荷勒斯對於這宗金錢的取捨，却會努力作一翻心靈的交爭；然努力與結果，慣常多少有點出入的。因為結果，大部份要靠一個對於其環境愛惡之心而決定。不過，為什麼一宗恰可的貨財之光芒，不可反照過往的一切，不能被視為一種美德的表徵呢？英雄與領袖都是這樣造成的。』①

對於歷史上重要的成就，若加一翻敏銳而精密的探究，我們所獲得的結果，將更平庸，更複雜，更錯。我們所看到的，並不是中心的英雄人物，而是無數社會潮流的滙合，各種不同觀念的醞釀，以

及大眾逐漸的覺醒。歷史並不是由許多驚人的躍進而形成的，而是由無數平凡的進步累積而成的；而且這些平凡的進步，又是那些平凡的改革家不斷地共同工作的結果。對於歷史，若不作一翻精密的研究，易於使我們對歷史抱迷離的見解。假如我們對歷史加一精密考察，我們便覺得，那些受人崇拜的歷史中的英雄，有許多是不足道的。

上面這段說法，殊嫌簡略不全。因為那些決定社會命運的力量，並不能以一個公式包羅之；同時，簡單地提出幾種因素，也並不能包括所有決定社會命運的各種力量。文明的各種控制力量，要研究起來，確是一個困難而複雜的問題。僅研究某幾種因素，至多也不過能夠獲得一些模糊的觀念。科來教授，對於塔得(Tarde)的模仿律，有幾句很中肯的評語。他說：

「我認爲其他各種社會活動，如交通、競爭、分化、適應、理想，也和模仿一樣，都能認爲是社會程序；而且隨便舉出一種，也都能拿來寫成一本書，像塔得所寫的一樣。」

在上述一段中，各種因素被認爲是獨立而平行的現象，影響着社會生活。但實際上，各種因素

都是互相依賴的。地理環境、人類的主宰特性、精神及智能的力量、制度與態度，在他們模塑歷史及促使變化與進化的工作中，牠們都有着密切的關係，且彼此都互相發生影響。

這種粗淺的考察，也就足夠證明馬克斯對於歷史問題，觀察得多麼地不深刻；同時也可以說明，爲什麼把歷史中普通的事實，拿來作爲驗證，便可以說明馬克斯的唯物史觀不能解釋歷史。生產方式並不能認爲係唯一控制的因素，也不能認爲了解各種社會現象唯一的鎖匙。其實，其他各種力量，其中有些是完全與生產無關，有些是部份地與生產無關，這些力量都影響人類的歷史。但是這些力量，馬克斯均不會加以適當的處理與承認。其中有些，馬克斯不會加以精密的思考，有些不會充份的着重，還有些就根本不曾提及。

關於這一點，也許有人會反對，謂非難馬克斯對於這些因素的略而不提，是不切當的，因爲馬克斯的學說，並不是一種歷史哲學，而祇不過是研究歷史的一種方法。既然是一種觀點，當然不能希望牠把每一樣影響文明進程的東西，均一一加以敘述。不過，這種反對並沒有充份的根據。我們知道，馬克斯的唯物史觀，目的是想解釋國家、法律、政治、宗教、道德以及科學等等的起源、性質及命

運。他把歷史劃分爲幾個時期，並示明爲什麼某一時期，要自行瓦解而讓下一個時期來代替牠。馬克斯的唯物史觀，探索過去，研究現在，並預測將來。牠且解釋人類如何生活與思考，說明什麼是人類的興趣與動機，更解釋人類爲什麼不滿足，爲什麼要鬥爭。牠鼓勵並安慰無產階級，且允許給他們以樂土。牠解釋現社會的組織，揭示其歷程，診斷其病態，並提出其醫治的辦法。牠把歷史，從頭到尾，都說出了。這一切，都僅僅係研究歷史的方法嗎？社會主義者，想把「研究歷史的方法」這個無害的名稱，加在馬克斯的學說上，來救護唯物史觀。不過我們不明白，唯物史觀既然祇不過是研究歷史的方法，他們爲什麼那樣地重視牠呢？同時，爲什麼那樣地對牠發生興趣呢？難道社會主義者，個個都研究歷史研究法的人麼？若不然，他們對於唯物史觀，也應該像對於恩格斯論軍略的文章，及馬克斯論土耳其問題及論微積分一樣，不加以注意纔對。

馬克斯的唯物史觀的弱點，和其他片面的文章所具有的缺點相同，就是大偏於某一方面了。要知道，社會生活的內容，是包括無數綜錯複雜的現象；吾人對於歷史，愈加以深刻的研究，則覺得歷史中的細微的事愈多，且愈令人費解。要叫一位歷史解釋家，對於這些綜錯複雜現象中所有的

分子，都一一加以探究，加以分門別類，那是不可能的事。歷史解釋家，對於這些事實，勢必加一翻選擇。在選擇的時候，毛病就發生了。因為歷史解釋家，在選擇的時候，都是根據屬於某一學派的歷史家，或自創一派的歷史家之傳統的標準或觀念。

所選出的事實，和任何歷史事實一樣，與日常生活中以通常的眼光所看到的事實及事物，是截然不同的。日常生活中的事實，我們祇需用感官，便能看到，並無需那種所謂高級的智能，在中間作為媒介。我們看孩童遊戲，聽鳥的歌唱，用手摸冷的石頭。但是社會現象，却並不是像這一樣的。形的客觀的獨立的事實。社會現象是人類的關係、錯誤、情緒及思想的反映，與其他各種環境有着極綜錯複雜的關係。而且社會現象是有流動性的，且係難以捉摸的。在一瞥之下，是決難察覺和把握的。必須加以隔離，加以註釋，加以審慎的估價。並且要經過判斷、辨別、分析等等手續。我們不能用感覺而要用領悟，纔能了解社會現象。因此之故，我們往往會大大上當。

但是，困難尚不止此。要了解歷史的事件，必先確立層次、公式及原因和結果。每一件事實，因為牠是整個一件事件的成因，所以牠有無數的原因。再者，因果關係並不包含在諸現象的本身之內，

她也並不是各種事實交織體中之一種重要的因素，結合着並控制着這許多事實。所以因果關係，可以被我們無訛地探究出來。因果關係是人類精神的產品，是人類精密地研究各種事實時所獲得的東西，是人類心靈的發明。因果關係不會自動地顯露出來。因此其間留有餘地，讓人們去確立其自己的因果關係的方程式。

因為歷史解釋家，有權去自己選擇並領悟各種現象，可以自己探求因果關係，結果那些各自擁有所偏愛的學說的歷史解釋家，都過份的自持了。各種具有指導性的原則，是很有價值的；牠們是有用的現成的工具，是科學家累累起來的資財。這些原則，使歷史解釋家能獲得選擇材料的方針，使他能計劃各種試驗，使他能組織各種複雜的材料。但是，歷史解釋家若讓這些原則支配了他的思想，他便完全被這些原則所操縱了。他便會有意識地，或不知不覺地，把那些含有可塑性的材料，嵌進他那預定的模式，嵌入他那所預想的形狀。因此，他在一個國家的歷史中所見到的，沒有別的，祇有那些與他的原則相符的東西。觀念本是人製造出來的，但是人又做了觀念的奴隸。權利神聖、自然法則、放任政策，以及社會公約這些觀念，在各個時期之內，對於每種社會活動，都發

生極大的作用。人類每種活動，都受有這些觀念的控制。許多科學家，尤其是社會科學家，在其研究的工作中，是免不了要崇拜某一種觀念的。他們通過某些固定公式及特殊學說的那種三稜鏡，來觀察世界的一切。被他們看來，各種社會事實，必先經過一翻固定的度量法及公認的傳統法則的檢驗，然後纔能認為是適當的材料。不過這樣一來，結果所有的歷史事實，都被閹割了，被偏重了，被歪曲了。同時，歷史也是寫來及解釋得來符合他們自己的學說了。像卡萊爾 (Carlyle)、吉德 (Kidd)、洛利亞 (Loria) 以及馬克斯 這些人，差不多都犯了種這毛病。

- ① Die Grenzen der naturwissenschaftlichen Begriffsbildung, 第一章, 第二節; 第二章, 第二節; 第四章, 第二三兩節。Menger, Ditthey, 與 Windelband 也具有同樣見解。
- ② 關於地理環境的影響, 在下列各書中可獲得傑出的評論: (1) P. Vidal de la Blache, Principles of Human Geography (2) F. Ratzel, Anthropogeographie, 第一一三兩編 (3) F. Ratzel, Politische Geographie。
- ③ Changes of Climate and History, 載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第一八卷, 第

一一三至一二三頁。

- ㉔ Revolution and Counter Revolution, 第一八頁。
- ㉕ Origin of the Family, 第三〇及一九三頁。
- ㉖ Socialisme et philosophie (A. Labriola 再版本), 第二四三頁。
- ㉗ Spiritu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第三九頁。
- ㉘ C. A. Ellwood, Theories of Cultural Evolution, 載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第一三卷, 第七七九至八〇〇頁。
- ㉙ Science and Method, 第四六頁; 同上, 第三六頁。
- ㉚ Industry and Trade, 第六五七頁。
- ㉛ The Riddle of the Universe, 第一八章; 同上, 第三〇一頁。
- ㉜ Mathews, Spiritu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第六一頁。
- ㉝ J. Dewey, Creative Intelligence, 第一三三、一三三、一三三頁。

唯物史觀批駁

八九

- ㉔ Science and Method 第一二二頁。同上，第二七及五九頁。
- ㉕ The Origins of Invention 第四一〇頁。
- ㉖ Process of Social Change 載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第一二卷，第七〇頁。
- ㉗ Social and Ethical Interpretations 第四六一頁。
- ㉘ 參見 Karl Marx, Biographical Memoirs 第四六頁 Liebknecht 及 Engels 語。
- ㉙ H. O. Taylor, The Mediaeval Mind 第二卷第四八四頁。
- ㉚ Modern Democracies 第一卷，第六二二頁。
- ㉛ J. Dewey, Human Nature and Conduct 第一五三頁。
- ㉜ N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第二七二頁。

第四章 唯物史觀之邏輯上的弱點

直到現在，我們所談的，大半是關於馬克斯許多嚴重的遺漏。這種遺漏，可以說是馬克斯歷史概念的錯失。現在我們又發生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即除去這些遺漏以外，馬克斯理論之主要部份，本身是否是很健全很明白呢？其見解又是否是處處都可以成立的呢？馬克斯唯物史觀有一套簡單的公式，即生產方式是其他一切社會生活的泉源；生產制度中之辯證作用產生階級鬥爭，而階級鬥爭又促成進化。生產方式及階級鬥爭是兩個決定的因素。不過這兩個因素，究能給我們什麼有價值的闡明呢？

先講生產方式。馬克斯認為生產方式，是人事進程中之主動力。不過，對於歷史中活動的力量，若加一番思索，即可使我們相信：若我們要想選出那些構成歷史的主動因素，我們應去注意自然環境與人類本性之間的相互作用，而不應把我們的注意力，轉向生產組織那一方面去。祇要有了自然環境，祇要有了那具有他種動物所無的智慧及其他天賦的人類，其他的一切便隨之而至。這

兩個要素是一切的起點。馬克斯和恩格斯一再申述，謂一切都是動的，一切歷史的現象都是綜錯交織的。馬克斯和恩格斯雖然這樣說，可是他們却把生產制度，從其他一切現象中截分出來，謂生產制度係原始的獨立的事實；並且把牠看作是製就的東西，好像憑空落在地球上面，特地來做歷史上一切進行之基礎和推進者。這種看法，真太簡單了。生產組織是一種複雜的社會現象，是許多精神、物質以及以前社會遺產累積而成的。生產制度並不是原因，而是結果；也可說牠是與其他文明現象有機地互相依賴的一種東西。若把生產制度挑選出來，說牠是根本的獨立的現象，實在太武斷了。

生產方式也不是一件明顯而純粹的事實。牠是一種集合體，是許多實體之聯繫。幾個因素，以某一種固定的方法結合起來，結果便成一種制度。據馬克斯說：天然的資源、工人、工人的組織、工具、設備、以及自然科學各種範圍中之成就，這一切結合起來，便成了生產方式，並決定了生產方式的特色。照這樣說來，當馬克斯把生產方式作為一切文明之基礎的時候，他的含意也就是天然資源、工人、技術、及科學之結合，是文明的根本因素了。換句話說，馬克斯是用了一個包含實體的字眼而

已。也就是把有關聯的因素，混合在一起，後來再給他們加上個總名稱而已。這樣，馬克斯即認為已經求得歷史的根本解釋了。馬克斯把這羣因素，看成一種化學的化合物，認為一種偶然的結合。他把組成實體的原素忘記了，而單單把目光注視在這化合物的上面去了，並且把這化合物即指為根本的因素。

馬克斯還忘記了生產制度，除去和其自身的原素而外，牠和社會生存之其他方面，也是交錯地聯繫在一起的。現在，科學對於生產，有極大的影響，而且也就是生產的一部份；宗教在過去，對於生產也有極大影響，也是生產的一部份，宗教就在現代，也還如此。古代原始的宗教，中世紀的天主教，現代資本主義初期的清教，乃至現代其他種種信仰，對於人類的生產事業，都有密切的關係。再者，政府的及政治的制度與方策，風俗習慣，法律制度及人與人、人與物的關係之法律觀念，這一切也應該注意。假使沒有了法律、風俗、規律的觀念，那麼，農奴、行主、中產階級、私有財產、利益、競爭等等的概念，恐怕也不會存在了。⊙生產方式和其他重要的社會組織一樣，能深入到其他社會生存的各方面之中，牠受某些方面的限制，同時也受到某些方面的助力，但與各方面均不斷的發生相互

作用。我們不能說生產是前提，是原因，其他一切是推論，是結果；也不能說生產是從其他中抽象出來而與其他一切分離的現象。

對於這個問題的各方面，如缺乏認識，會使生產方式變成一種模糊而空洞的概念。比如，把古代的奴隸制度與封建制度比較一下。據馬克斯講，這是兩個不同社會，各有其不同的生產方式。但是一位觀察者，若根據馬克斯的指示，去觀察這兩種生產方式，並不能發現什麼不同的地方。在這兩個社會中，他可以看見應用同樣的工具，同樣的天然富源和同樣的勞動方式。中世紀時代，人類生產商品的方法，是和古代一樣。馬克斯的土地、勞力、資本那套方程式，也不能使觀察者知道他所觀察的，確係兩個不同的生產制度。據馬克斯說，這兩個生產制度不同的地方，是在於勞動關係：在前一制度之中，勞動者就是奴隸，而在後一制度中，勞動者是農奴，是工頭，或是日工。但是勞動關係問題，是一個法律、風俗和制度的問題——這三者正是馬克斯所認為生產制度的結果，不過是意識形態的詳目。

我們如把現在的制度和未來的社會主義制度比較一下，我們遇到同樣的困難。馬克斯和恩

格斯大聲疾呼的說，未來的制度是一個截然不同的生產方式。然而技術與天然資源，是不會變的。祇有分工制度，將換一種構成方式，俾使工作適於勞動者而已。想從這種極不重要的變易之中，尋求社會主義根本的特色，實在太荒誕了。然馬克斯却重視這種不重要的變易，所以他把社會主義其他的特色，意義誇張得特別重大。「剷除剝削者，」「廢止私有財產」——這就是新制度顯著的成就，也就是新制度特著的梗概。⊙私有財產制，剝削與競爭，都消滅了，代之而起的是從資本家統治下解放出來的「自由」工人的合作社會。這些變更都是新制度的基本特點；不過，在實質上，假如說這些變更不是制度的與法律的變更，那又是什麼變更呢？

脫離了觀念與制度，生產方式即不會有什麼顯著的特色。有人說馬克斯所謂生產方式，是僅指技術而言。假如我們同意這一點，那就更糟了。因為自從漢穆拉俾（Hammurabi）時代，直至十八世紀，馬克斯看到了接連四種不同的生產方式；然而在這個期間，各種生產商品的技術，却沒有什麼實質上的變更。

馬克斯還告訴我們說：生產方式中之辯證作用，使生產力擴張，直到換了一種不同的生產制

度的外形爲止，這種新的生產制度，與舊秩序是不相融合的，而且要求產生種種新的制度。馬克斯的意思也就是說：生產的辯證行爲，毋須外力的援助，可替階級鬥爭立下基礎，因此使某一個經濟時代渡入另一個經濟時代，使某一種社會進入另一種社會。然而，馬克斯和恩格斯對於那些相續的生產制度所加的說明，並不能證明生產方式獨自具有這種力量。每次生產制度的變遷，都受有外力或偶然的力量影響，這些力量與辯證作用或生產制度之固有的需要，並沒有什麼關係。

在氏族社會之中，實在夢想不到有什麼不可救藥的矛盾，或任何階級鬥爭的需要。這種和平的共產社會，裏面教養着許多善良的男女，爲什麼內部一定要發紛攪與鬥爭，爲什麼注定的要瓦解，這實在令人難以想像。至於辯證作用，怎樣把共產的生產方式（如希臘羅馬氏族社會中之生產方式）變成奴隸的生產方式，也還不明白。辯證作用的這套把戲，並不是無論什麼時候都這樣玩的。因爲有些氏族，並不經過奴隸制度的階段，而直接進入封建社會，而且還有些氏族，無限期地一直保持下去。恩格斯在其所著的家庭起源一書中，謂侵略羅馬的日爾曼族之氏族社會，並未經過奴隸制度。恩格斯自己也承認：氏族社會在不變的狀況之下，可以繼續至數千年之久，直至和外界

接觸，其內部分裂，結果這種氏族社會總會瓦解。③換句話說：生產方式及生產方式中之辯證作用，其本身並不能產生動力而逼使變化發生，而非要外來的因素加入不可。馬克斯也作過如上所述類似的承認。④

全樣地，奴隸社會也不見得依照理論上的公例，靠其本身的運動，一定會發展成封建社會。由奴隸社變為封建社會，恩格斯也認為是需要外力來幫助的。戰爭使羅馬陷於貧困，使市場發生紊亂，使羅馬的大地產制度等於虛設。戰爭、蠻族的侵略以及官家的壓迫，可以解釋為什麼那些小自由農要去投靠他們較富的隣居，以獲得安全的保障；並說明這些小自由農，為什麼為着換取這種保障，情願把自己降為奴隸地位。戰爭、蠻族的侵略、壓迫民衆的收稅者以及審判官，都是奴隸制度之直接的特有的不可避免的附屬物嗎？再者，就是資本主義制度，也並不顯出是不經制度的或他種有力因素的影響，而自然地從封建制度中產生出來的。地理上的發現、國家的行動、宗教改革以及所謂原始的累集之各方面，都有極大的作用，這一點馬克斯是承認的；⑤不過上述一切現象，並不是封建的生產方式之特有的絕對的產物。

我們離開主題來看，覺得氏族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及資本主義社會之互相沿着直線而前後相承的問題，也使人深抱懷疑。據人類學家的研究，共產主義並不是原始人類所特有的，且原始的社會組織是沒有定則的，不少人認為在古代有許多社會，如埃及和中國的社會，已經經過了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以及類似資本主義社會這三個階段。再者，據某些學者的研究，如梅友教授（Professor Eduard Meyer）這班人，認為古代的希臘並不是奴隸社會。據馬克斯說：資本主義首次出現，是在十六世紀。但馬克斯却不承認資本主義不祇是一種特殊的製造貨品的方式；馬克斯也未能看出資本主義是一種具有一套經濟特色的制度，如資本之運用、買與賣、地理的分工、商業、市場、金錢與信用等等。實則兩千年前，這種制度在近東已非常發達，後來漸漸傳至地中海，由地中海傳至西歐；馬克斯又何嘗知道呢？馬克斯有一次自己也承認，謂歷史並不與他的分類相符合；他覺得俄國可不經過資本主義社會的階段，而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

總之，以生產方式作為一切文明之物質的一元的原始的因素，是沒有充份根據的。首先生產制度就不是物質的。至於工人以及工人的智力、技巧、組織，乃至一切技術的活動，也都不是物質的。

主動力，而是思想、知識、以及科學努力的結晶。唯一物質的主動力，是天然的富源。生產方式並不是主動力，因為脫離了自然環境，脫離了一切之起點的人類性格與智慧，生產方式是一件不可思議的東西。從一切社會生存的現象中，選出幾項來，加上一個新的總名稱，便把來作為歷史之基本的事實，作為人類命運過程中之主要的因素，這實在是太荒誕了。假如這種說法是對的，我們照樣可以以把人類的器官，如眼睛、面頰、和耳朵，稱之為面孔；又因為面孔是人類的第一部份，且係最重要的部份，便把牠當作一個人的性格及其一身的事業與幸運之基本因素。

現在，我們再來看馬克斯公式中之第二要素，即階級鬥爭。工人為着自身的利益，不得不與辯證作用結合，不得不去鬥爭，以期新制度的來臨。這種觀念是基於一套固定的理論的；即社會分成兩個團結堅固組織完善的階級。被壓迫階級完全受自身經濟利益的推動，牠對於本身所受的痛苦之性質與原因，看得非常清楚，同時牠知道用什麼方法可以直接解除這些痛苦。現在讓我們對於這套理論來加一番考察。

階級鬥爭這個問題，是社會中集團與集團之間的競爭、接觸、衝突的現象之一部份。不過馬克斯爲什麼特別着重這兩個階級之間的鬥爭，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很好的理由。社會中包括許多的階級與集團，有宗教的集團、職業的集團、政治的黨派、種族和言語的集團。若謂社會上現在祇有（或將來祇有）兩個經濟的階級，這實在是太武斷了。首見中等階級就不會消滅。在任何國家之中，中等階級佔人口中之大多數，而有許多國家是以中等階級爲骨幹的。無產階級與僱主並不能組成一個整個社會。社會決少不了小農與大農，少不了小商人與店主，少不了獨立的熟練的匠人。不論工業極度發達的國家或工業不甚發達的國家，情形都是如此。馬克斯的許多信徒不得不承認他的推測是錯了。中等階級不但沒有消滅，仍非常的興盛。

再者，謂社會上兩個各自團結一致組織完善的敵對階級，準備着互相鬥爭，這簡直是神話。因爲在單純的階級意識方面，以及馬克斯所夢想的完全一致行動方面，還有許多的阻礙，如每一階級中之利益的不同、偏見的懸殊、以及組織不同等是。就拿美國工人來做個例子，在美國工人之中，我們可以發現有熟練與不熟練工人之分；有有組織與無組織之別；有穿白領與着工裝之不同；還

有銀行中有存款、公司中有股票、自己有財產的工人，有一天做了一天過活的工人；有白種的工人，有有色人種的工人；有士著的工人，有外路的工人；有社會主義的工人，有共產主義的工人，有急進派的工人；有自由主義派的工人，有反動派的工人，還有一大羣沒有主義的工人。工人都具替僱主工作這一點，並不能打破種族、宗教、社會、政治上的界線，也不能把千百萬人組織一個堅固的同性的集團。至於僱主也並不是一個思想一致的集團。在僱主中間，有的是受着保護政策的損害，有的是靠着保護政策而興旺的；有所謂農業利益與工業利益的對抗；有畏懼並憎惡大商人的小商人，有靠競爭而獲利的商人（他們是獨佔商的敵人）；有痛恨銀行家、鐵路公司，以及中間人的商人；還有爭奪市場的激烈鬥爭，還有純正商人與發現並製造代替品的商家之間的鬥爭。

個人是不情願被逼加入某一個階級。馬丁（Martin）說得對，他說：一位月薪一百五十元的工程師，其地位遠在意大利官廳中的科員之上，正如鐵路局長之地位高過工程師一樣；一位富農和其僱工，較之礦主的對其僱工，意見容易一致些；白種的瓦匠，其對待黑人泥水匠之階級偏見，遠過猶太族的銀行家對待猶太族的裁縫的偏見；一個女店員覺得她較婢女的身份高，正是女店主

覺得她較女店員的身份高一樣；烟草零售商和烟草公司裏的僱工，對於烟草托辣斯，一樣地抱敵視的態度。⑦

除去上面的事實而外，馬克斯用魔術變出來的那些辯證作用的妖魔，回過頭來咬了馬克斯一口。因資本主義的進步發展，要想有一個團結一致的無產階級，是決不可能的。因為這和馬克斯的工業後備軍及痛苦增加的理論是不符合的。因人口不斷地相對的增加，感覺窘困和失業的工人也愈來愈多。他們都拚命地去爭奪工作。每個工人爲着要活命，逐漸降低價格，出賣他的勞力。無產階級互相鬥爭，奪取工作機會。在這種情形之下，你還能希望有一個組織完善、融洽而嚴密的團體，去和他的敵人去作戰嗎？在馬克斯發現許多極大的缺點，他名之爲「生產無政府」。馬克斯提議以合作制度代替之。假如競爭能產生無政府狀態，那麼工人中間也有競爭，你有什麼機會可以使他們融洽呢？

同樣地，資本家之間的競爭，也把資本家之間的統一毀滅了。因資本一天一天的累集，中產階級間也彼此對立起來了。不斷地競爭與傾銷，資本集中之不可遏止的傾向，弱小資本家之互相排

斥，祇圖自己牟利而使他人之資本無法運用之種種激烈的鬥爭，以及遏阻利潤降低之種種瘋狂的企圖：這一切使資本家互相對立起來。⑧馬克斯說：一個資本家消滅許多資本家。在這種情形之下，試問怎麼會有一個堅固而融洽的中產階級？

正相反，我們所看到的並不是兩個團結堅固準備撕殺的階級，而是兩個怒憤填胸的散漫人羣，而每個人羣中的份子，彼此均怒不可遏的在互相撕鬥着。這種鬥爭，並沒有把社會劃分為兩個團結堅固彼此對立的人羣，反而使這兩個人羣每一方面份子，道德墮落，使霍布士（Hobbes）所說的那種自然狀態，重新出現，即全體的大混戰復見於世。

歷史也不能支持馬克斯的階級理論。馬克斯和他的朋友覺得很得意，認為他們關於無產階級之任務的論爭，並不是根據抽象的觀念，而是以歷史事實為依據的。他們說：歷史告訴我們，無產階級將建立一個新社會。但是，歷史事實並不能證實他們的話。舊社會變為新社會，並不由於兩個階級鬥爭的緣故，即並不是由於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間的鬥爭。而且舊社會中之下層階級，到了新社會中，也並不能升到新社會中之統治階級的地位。據馬克斯說：古代主要的階級為主人與

奴隸。然奴隸社會變爲封建社會，並不是主人與奴隸鬥爭而奴隸獲得了勝利的結果；同時，奴隸也不會變爲社會中之貴族。至於封建社會變成資本主義社會，情形也是如此。在封建社會中，其主要階級爲地主與農奴，以及同業公會之會員與工匠。但資本主義社會之產生，並不是由於這些階級在鄉村或城市中鬥爭的結果，而且在後來新制度之中，資產階級也不是農奴或工匠組成的。馬克斯承認，所謂能使資本主義社會得以形成的那種原始累積，使農奴變成了工銀勞動者，使獨立的工業及農業小生產者的財產喪失無遺。恩格斯直截的說：「中世紀之同業公會會員變成現代的中產階級，同業公會中之工匠及日工變爲無產階級。」①

從馬克斯的觀點來看，假如歷史關於上述的事情，果真對於我們有所指示的話，那末歷史所告訴我們的是下面兩件事情。第一，經濟時代的交替，並不是某一個社會秩序中兩個經濟階級鬥爭的結果；第二，在後繼的社會之中，先前的上層階級仍居統治的地位，而下層階級仍居被統治的地位。奴隸、農奴、工匠，均不會爲新社會而鬥爭過，而新社會也不是他們使之產生的。奴隸大半變成農奴，農奴和工匠變成無產階級。歷史並不曾告訴我們世界是屬於兔子的；歷史告訴我們，兔子是

屬於狐狸的。假如我們的推斷是以歷史爲依據，我們能根據上述的事實，說是爲着新社會鬥爭及做新社會的主人翁，是工人之歷史的任務嗎？

謂社會包括兩個階級的這種理論，是根據這種假定：即自身的經濟利益，是最有力量的超乎一切的動機，同時經濟利益可以打倒其他一切的利益與動機。祇有根據這種假定，我們纔能說：每一個人，一定非隸屬某一個經濟階級不可，而他的特性是受他所隸屬的階級決定的，他一切的活動以階級爲中心，他以階級意識觀察一切，他一切行動也和其階級的行動一致。假如他脫離了階級，他便不能存在了。德國有些的哲學家說模塑個人的是國家；但馬克斯說模塑個人的是階級。這種說法都未免過於誇張。就人類的活動及反應來看，人類的利益並不是單純的，而是多方面的，同時，某甲的利益偏重這方面，而某乙的利益又偏重另一方面。人類的利益是無法劃一的。這種參差不齊，是因人之特性而異的。不論根據歷史或根據一般的觀察，關於這點例證是很多的。早年的基督教徒，爲着他們的信仰，情願做獅子的口中物；第十六十七兩世紀的法國耶穌新教徒及清教徒，甯願受流亡酷刑之苦，而不願放棄他們的信仰；再者，猶太民族，若能放棄他們的宗教，他們的命

運，在過去若干世紀之中，本可以大大的改善，然而他們也不肯放棄他們的宗教。此外，天主教的團體，較之馬具製造者或擦窗工人的協會，更融洽更有生氣。

社會主義者也許會輕蔑愛國心，但是愛國心，人人還是有的。共產主義宣言大聲疾呼的喊着：『工人無祖國；』現代的工人，資本家的奴隸，在英國和在法國一樣，在美國和在德國一樣，所有國籍的特色，一點都不剩了。『然而事實上，工人所抱的種族及國家偏見與誇大和其他普通的人一樣，的強烈。波蘭的工人痛恨俄國人；法國的無產階級，對於亞爾薩斯及勞倫兩省被德國侵佔，仍覺痛心疾首；愛爾蘭的工人，認為他們自己天生下來就是英國的敵人；至於德國的勞動者，對於波蘭及法國人，亦無感情之可言。美國僱主便利用這種利益的懸殊與偏見，作為對付工人組織的武器；遇有可能的時候，美國僱主把來自歐洲各國的工人，置於一個工人集羣之中。結果這些工人，對於他們的舊恨，對於他們政治與種族的差異，終日爭鬧不休，更沒有工夫團結一致去對付他們的資本主義的壓迫者了。』

馬克斯說：『一個人在其生活的各方面之中所最關心的，是其自身的利益。然而馬克斯的一生，

根本就與這種理論大相悖謬。馬克斯是一個名律師的兒子，同時又是德國政府中高級官員的女婿，他本可以過點舒服的日子。然而，他所選擇的是革命的生活，度着窮困流亡的生涯，連自己的健康都不顧，替無產階級著書立說。典型的經濟學家，認為祇有在人類生活之某一種範圍內，即在服務與商品買賣的時候，纔得有自身的利益。但是馬克斯認為人在生活各方面，均以物質的利益為前提。他不承認人類的興趣是多方面的，上自宗教及政治，下至住所及游泳俱樂部。

無產階級，除非對其階級自身的利益，能有清楚的概念，同時對於提高階級自身利益的方法，能有適當的知識，階級鬥爭纔有可能性。我們退一步，姑且承認社會上祇有兩個階級，而每一個人都以其自身利益為前提；不過，假如被壓迫階級，對於其階級利益之性質及要求，若無澈底的了解，一致而持久的階級鬥爭是不會有的。關於這一點，馬克斯認為無產階級是居於有利的地位的。他說：在歷史上任何時代中為主人翁的階級，不難辨識其自身利益的特性，不難以適當的政治、法律、道德、以及宗教等種種組織的方式，來保衛其自身的利益。事實上，這種組織，正和我們在前章中所看到的一樣，馬克斯是把牠認為係各種組織的根源。

馬克斯這種理論，產生許多基本的困難，並使馬克斯陷於自相矛盾之境。一個人對於其自身真正利益的了解，並不是一件孤立的簡單工作，而需要應用他的各種感覺，需要運用他的智力與精神的能力，如深刻的觀察力、敏銳的辨別力，以及靈活的思考力；再者，辨別自身利益的能力，與一個人的經驗及活動之各方面都有關係，與一人對於生活的憧憬及其所累積的智慧，也有密切的聯繫。了解自身的利益，是一件困難而範圍廣大的工作。當經濟學家謂一般的購買者，沒有不顧其自身的利益的時候，馬克斯便說：『在中產階級社會中，生意經很普遍，因而每一個買東西的，對於商品都具有像百科全書那樣豐富的知識。』⁽¹⁾馬克斯對於別人，慣會吹毛求疵，而對於他自己，却太寬恕了。假如買一雙鞋子，也需要像百科全書那樣豐富的知識，假如把這種知識稱爲生意經，那末，無產階級重新建造這個世界，需要怎麼多的知識呢？而對於無產階級的神力，該稱之爲什麼呢？

這一切在馬克斯看來是很簡單的，他認爲無產階級，把握着了其物質的利益，並決定採取各種手段，來鞏固這些利益，保衛這些利益，因此乃產生階級鬥爭，顛覆舊秩序，創造具有適當制度的新秩序。但是這個問題，是一個需要更高級的能力纔能解決的問題，無產階級將來也許會有正確

的關於社會進化的哲學；對於現制度的基礎，也許能獲得普通的見解；也許能用他們那雙敏銳的眼睛，看到現制度的病徵；也許能知道解決的辦法；然後纔能勇往直前地去推翻現秩序，纔能安全地聰明地去建立一個新秩序，一個更好的秩序。在这一切工作中，外界的事實，決不能作為唯一的可靠的指南針。現實及辯證作用，也許會依其自己的方式活動，但個人的反應，却並不是機械式的，而且也不像機械那樣簡單。對於現實，要勤加觀察，要有合理的了解，要有正確的解釋；而且將來的事情，也需要去精心的研究，思索和洞察。購買物品是一件事情；而改造世界却另是一件事，與購買物品，相去是不可以道里計的。

認為普通的工人，即馬克斯所謂具階級意識的人羣，既具有上述各種能力，這實在是太可笑了。馬克斯口若懸河地談論着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事件，談論着各階級的利益及抗爭，並指示出何種統計，應引以為根據；然而，在他討論這一一切的時候，他自己也曾說，無產階級對於其自身的利益，茫無所知，且到處亂擾，而不知所措。當然，關於這點，馬克斯是會反駁的，謂那時勞動階級尚未成熟，而生產方式還不是一個好的教師；但隨着資本主義的進展，一切終久會明朗化的。假如果真如此，

我們要問，馬克斯怎樣知道那些現實是不準備教育工人的？再者，因時間的演進，情形當變得愈複雜，問題也愈綜錯；而且資本主義也並沒趨向簡單的表現，竟使人人都能了解牠活動方式的祕密。馬克斯在其資本論一書中，分析現行秩序的機構，暴露了辯證作用的破壞性，並指示了工人的利益之所在。這部書共三大冊。但試問有多少工人高興去讀牠？讀了的又有多少人能夠了解牠？

馬克斯所描畫的人，既非工人，又非資本家。工人並不是拯救世界的神，伯羅米體士（Proletarians）。工人有着多方面的興趣，他也受各種感情、無知以及偏見的激蕩。對於與現秩序有關的大問題，對於現秩序未來的命運，工人是不大知道的，而且他的心裏根本沒有想到這些問題。一般工人所關心的，是其個人日常的問題，而不是社會演進及經濟上神祕的問題；而且，對於其自身的直接利益，較之對於遙遠的及共同的利益，更來得關切。眼前工資增加或減低，在工人看來，較之資本主義之消滅及人類之解放，來得更加重要。少數熱心的工人，也許情願受苦，爲着他們的夢想而奮鬥，但普通的工人都是很冷淡的。因此便產生了克慾——馬克斯痛恨這個字——加佛教授（Prof. Carver）指出：在克慾之中，有着許多不競爭的人羣。大眾所關心的是目前的小利，是中

等階級的同業聯合主義，而不是辯證法及剩餘價值那套理論。假如工人有雄心的話，他們的雄心是在直接儲蓄、直接投資、直接變成小資本家。他們所學習的知識與技能，是傾向資本主義，而非社會主義。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中，如美國，工人在投票的時候，所選舉的是共和黨或民主黨的候選人，而不是社會主義者，也不是「祖護工人」的鼓動家。至於資本家，也並非都是盲目、貪婪、決不讓步的人。資本家在輿論、法律、社會改革的影響之下，因對於工業心理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對於其自身利益的所在，也有了更正確的認識，他們現在正在改變他們的態度。資本家實在較馬克斯所想像的更柔順，更容忍，他們希望自身生存，同時也希望別人生存。工人並非是永久在戰鬥途上；資本家也並不是惡毒的挑釁者。

謂無產階級能毫無困難地看到其自身的利益，實與馬克斯某些觀念直接衝突。馬克斯說：大多數人對於其四週的現實的性質，是不了解的，並且都根據現實的表面去下判斷。祇有少數具有超越的智慧的人，是透過表面，去考察一切現象的本質，去暴露一切真理。就連像密爾（J. S. MILL）這樣人，他也很謙虛，不承認自己是這些少數大智者中之一員。馬克斯怎麼可說那些勞苦的工人，

能具有這種異常的智力呢？一個人要是不顧公意，警戒人家從具體的事實而不要從虛偽的概念中去追尋社會現象的原因，並且斷定社會上大多都是幻想家的，他決不能使廣大的無產階級羣衆具有一種極罕有的科學的觀察力、辨別力及客觀的考察力。案直正的思想，是具備上述這些能力的。

無論誰，若受了自身利益之腐化的影響，馬克斯即不承認他對於社會現象能有澈底的了解。自一八三〇年以後，他便不承認政治經濟是一種科學。他說因為經濟家都受了他自身階級利益之玷污。馬克斯這種非難，應該對無產階級而發纔對，因為無產階級顧全自身的利益，比誰都來得利害。冷靜的態度及了解社會現象所必備的不含偏見的觀察力，無產階級是沒有的。當然，馬克斯可以強辯，謂無產階級的利害，是和整個社會一致的。但是這樣講，並沒有把困難解決。第一，在任何情形之下，私利總是科學的客觀性的。第二，認為無產階級便是整個社會，認為無產階級的利益就是整個社會的利益，是不合理的。

馬克斯認為無產階級，力足擔當改造社會的重任，但馬克斯這種見解又和他自己發生矛盾

了。關於人類性格如何形成，觀念如何獲得，馬克斯非常着重環境的影響，但對於內在能力，却完全忽略了。當資本主義制度一天天的進步，馬克斯把工人置於何種環境之下，我們是知道的。但我們不明白，爲什麼粗鄙的、卑賤的、無知的工人階級配了解複雜的現制度，能推翻現制度，能創造一個新的光榮的秩序。在環境主義者眼中，賺工錢的奴隸決不能挽救世運的。

因此，馬克斯理論的兩個基石，都不穩固了。生產方式決不能認爲是原始的現象或一切歷史事件之唯一的獨立的原因。階級鬥爭的觀念，也是根據幾個脆弱臆斷：即在社會上，最後祇有兩個階級；自身的經濟利益，是人類生活中各方面活動之主要的動機；工人階級知道其自身的利益，並明白怎樣去增進其自身的利益。馬克斯以爲他已經發現了一種學說，這種學說空前第一次，解釋文明過程，是如何和自然科學一樣，是受各種自然法則的支配，結果馬克斯把歷史列入自然科學一類了。但馬克斯是欺騙了自己。在生產方式中，其所受的科學的限制，是少有的不規則的，非機械的；因爲人類心靈的活動，不願意遵照自然現象的規律性。馬克斯之階級鬥爭的理論，是介紹一件更令人昏迷的東西。工人在辨別他們的利益的時候，在他們根據這些利益而活動的時候，他們

並不是機械式地在活動着。他們也不能這樣做。要辨別利益並評定利益的價值，對於現秩序，必須具有澈底的了解，而且需要假定具有改造社會組織的能力。光靠對外來刺激所發生的反應，是完成了這些工作的。解釋、思想、計劃、無知、感情、偏見，都有作用；並且這一切組成了非物質的、不可預斷的成份。⑤馬克斯在他理論中若加進了人類的反應，他的理論便立即失去了客觀性。馬克斯的唯物史觀不能一方面引據了人類的因素，而同時又能保持其客觀性。同時，歷史的解釋，如離開了人類的因素，而又要不致毫無意義，那是辦不到的。

① R. Stammler, *Wirtschaft und Recht*, 第111, 113, 115, 118, 119, 121, 122, 128, 129, 130頁。

② 同上，第二章，第三五頁。

③ *Anti-Dühring*, 第一七九頁。

④ *Capital*, 第三卷，第三九〇, 三九二, 三九三頁。

⑤ 同上，第一卷，第二七及三一章；又第三卷，第三九一, 九一一頁。

⑥ 參攷 M. M. Knight,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to the End of the Middle*

Agas 序言

-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第二八卷, 第五一三至五一五頁。
- ⊗ Communist Manifesto, 第二二五頁。
- ⑨ Capital, 第一卷, 第八三四八三五頁; Engels, Anti-Duhring, 第三七、三八頁。
- ⊕ Communist Manifesto, 第二一七頁。
- ⊕ J. Bryce, Modern Democracies, 第一卷, 第一三六至一三八頁。
- ⊕ Capital, 第一卷, 第四二頁。
- ⊕ Veblen, Place of Science in Modern Civilization, 第四一七、四三二頁。

唯物史觀批駁

第五章 唯物史觀的評價

經過一翻分析之後，證明唯物史觀不能獲得其作者及其擁護者所要求的地位。那末我們對於唯物史觀應如何看法呢？其本身究有什麼價值呢？

有許多人會很快地回答，謂這個問題，祇需在實地的應用上加以一翻試驗，便可解決了。馬克斯的理論，對於社會運動，有極大的影響。這一點表示馬克斯的理論，具有極重要的真理的成份。而且牠對於社會信仰，也有很大的影響。急進主義者自古有之。每種制度，每種社會，皆有其批評者。這班人都說事情讓他們幹，總會好些。就是沒有馬克斯，世界上也會產生別樣的急進主義。然而馬克斯對社會主義運動，供獻極大。他使社會主義運動有了固定的形式，使社會主義運動有了新生命，並且使社會主義運動，變成更有生氣更奔放的前進。他更替社會主義想出種種理論、種種口號，以及種種攻擊現行制度的方法。此外，他還使社會主義運動有了理智與科學的尊嚴；而不再看上去似乎是一種希望、理想、及訓戒之混合物了。馬克斯證明社會主義是一切創造的最高目的，是歷史

的傑作。馬克斯以這一點保證社會主義之最後的勝利。不但社會主義運動，就是其他的急進的運動，也都從馬克斯的理論方面獲得了不少的力量。如漸進社會主義（Fabianism）、工團主義（Syndicalism）、布爾希維克主義、以及共產主義，無不從馬克斯所供應的這所廣大的軍火庫中，取得了他們的兵器。

不過，一種主義之受大眾歡迎，並不能保證這種主義就是真理，同時，一種觀念之所以流行，所以能激動大眾，能使大眾如受到了電流的感應而發生行動，並不是因為大眾對於這種觀念都作過了一翻縝密的思考，認為牠確是暴露了一件真理，而是因為這種觀念打動了他們的情緒。社會主義者謂生產力是僭同被虐待者與下賤者並肩作戰；這句話含有不可思議的力量。又對於無產階級與辯證作用合作，掃清污穢的世界，建立光榮的新社會秩序之種種描繪，也具有一種神祕的力量，可以燃起人們的想像，解救人們情緒上的痛苦。狄思萊里（Disraeli）說的不錯，言語是可以左右人衆的。

但是，當着科學家心中有了一種觀念，而這種觀念能供給他們一種原則，引導他們的工作達

到成功，那末，情形又不同了。在某些地方，著名的經濟學家、歷史學家、或者社會學家，顯見是受了馬克斯影響的。如霍布生（J.A. Hobson）的著作中，有幾章看得出是受有馬克斯的影響，再有凡布倫（Thorstein Veblen）及桑巴特的某些作品，也都如此。不過，我們可以大膽的說，在任何固定時期之中，傾心信仰馬克斯理論的著名社會科學家，其數目是極有限的。社會主義者慣歡喜把馬克斯在社會科學中的工作拿來和達爾文在自然科學中的成就相比擬。但是科學界並不能在你把馬克斯的學說和達爾文的學說相比擬的時候，便像承認達爾文的學說一樣，對馬克斯的學說也加以承認的。

我們現在直接從歷史哲學方面來批判馬克斯的學說。馬克斯並不問是否有成功的可能性，便冒然開始工作。一種固定的歷史哲學，是否能建立起來，還是一個疑問。無論如何，要建立一種固定的歷史哲學，必有許多的困難障礙。馬克斯想用這四種要素來建立一種歷史的理論，即生產方式、自身利益、自身利益的覺知、及辯證法。後三種總合起來便成爲階級鬥爭，馬克斯由此獲得了生產方式與階級鬥爭的公式。馬克斯在失敗無可避免的地方失敗了。不可衡量的東西，有實體的東西

西，二者是不能合而為一的。而歷史決不願受公式的約束。

馬克斯說他自己對於現制度，曾加以具體的分析，以發現現制度之致命的弱點，瓦解的傾向，以及其對於未來社會性質之暗示；換句話說，馬克斯想把他對於歷史的概念作一翻詳細的敘述。這是馬克斯之不可原諒的弱點。馬克斯祇不過成了一位純粹的絕對的經濟學家，而且一再地鑄成種種錯誤。

馬克斯的舊價值理論，根本與經驗相違背；而他的修正過的理論，裏面也並沒有包含什麼新的東西。他的剩餘價值的觀念也是基于一種偏見，他認為生產費祇包括勞力。他的分配制度，即工資、利息、利潤及租稅之分配學說，較之以前經濟學家所遺留下來的學說，亦未見有進步的地方。他的工業危機的理論，較之生產過剩的學說，更屬令人懷疑。他的人口律，也空泛無力。馬克斯更認為機器代替人工，因而資本更形集中，是有害的；他認為資本主義的進步，使勞工的窮苦愈見加深；他認為工業在加速度的歷程中，不斷的集中；馬克斯沒有看到克慾與利益中間的關係，沒有看到資本家在生產中對於社會的供獻，祇看到他們營利中的剝削；馬克斯這一切見解，都是以其自己想

出來的觀念爲根據，馬克斯不願意以頭腦冷靜而胸無成見的科學家的那種誠意，去分析事實。①

「社會主義的書籍，大半都是論爭，而這些論都不着問題的邊際的。在我看來，社會主義書籍中最著名而影響最大的一本，即馬克斯的資本論，也沒有觸到問題的核心。」這是陶西教授（Taus）所下的斷語。②這種意見，每一位讀過馬克斯代表作的思想公正的讀者，是必須同意的。有的時候，別人都安靜地用魚竿在釣魚，而馬克斯却獨自要到深水污泥裏去撒網。但是經過一翻仔細的觀察，他這口網，原來已經腐朽了，費了許多功夫以後，那網竿上祇不過帶上來一點污泥，他使用這點污泥來玷污資本主義的制度。西里格曼教授說：「……在整個的經濟學史中，除去里卡圖（Ricardo）而外，便沒有更有力更正確更新穎的思想了。」③對於馬克斯的思想，去爭論不休，也許是一種徒勞。馬克斯的思想，對於經濟原理，並沒什麼新供獻。在經濟學說方面，他祇不過是一個追隨者，而並不是一個領導者。在馬克斯同一個時代中，還有科諾（Cournot）、哥生（Gossen）、傑
達斯（Jovens）、克尼斯（Knies）、曼哥特（Mangoldt）、孟交（Menger）、密爾（Mill）、華拉
斯（Walras）等經濟學家。就對於經濟學說的特殊供獻而論，馬克斯在這班人之中，並不佔有最

優越的地位。

下面是英國經濟學家揆因士 (Keynes) 對於馬克斯學說的評語：

「放任主義……由於反對放任主義者的理論之內容貧乏之故，因而格外得勢……保護政策及馬克斯的社會主義，都是思想貧乏的例子……這二者之中，保護政策至少還比較有可取的地方……而馬克斯的社會主義，無論何時，在思想史家看起來，都是一種不良的預兆。馬克斯這樣不合邏輯的晦澀的主義，怎麼能對人類的思想發生極大而持久的影響呢？牠又怎能通過人類的思想，去影響歷史的事件呢？」④

前面我會講過馬克斯主義之所以有這樣大的勢力，並不是因為牠對於人類思想有了什麼影響，而是因為牠能打動人心。

這一點，縱然我們深知馬克斯的智力與氣質，我們仍作如是想。馬克斯的頭腦太夾雜了。他具有一付邏輯的頭腦，這當然是不可否認的。不過，當我們看到他一再地自相矛盾，一再地產生邏輯的錯誤，我們覺得如謂馬克斯有一副邏輯的頭腦，又似乎太似是而非了。然在馬克斯有一定傾向

時，他却能說極合乎邏輯的理論。他的地租學說，就是一個例子。⑤但是他也是一位黑格兒的信徒，他從未能擺脫却他的老師。事情慣常會這樣，即一個人若一旦受了黑格兒哲學的浸洗，便陡然會變成另一個人了，而且永不能放下黑格兒的有色眼鏡。馬克斯就是這樣一個人。他在討論價值、貨幣、資本變形、階級、以及階級鬥爭等問題的時候，他一再的讚頌黑格兒。並且有無數次，當舉出事實及理由反而不便的時候，馬克斯便去求助於辯證法。他似乎覺得當他提到「矛盾」的時候，他的理論便有了力量有了權威了。由於現象中之矛盾，事情便將如此如此。祇要這樣一說，他便自以為滿意了，認為他的理論是建立在鞏固的基礎之上。

雖然社會主義者並不承認，然在一般上說來，馬克斯並不是一位耐心的、審慎的、自我批判的思想家。他類似藝術家，像是印象主義者。他充滿了機智、提示、和新鮮的見解。對於事物，他有他自己的看法；對於週圍的事實，也有他自己的感覺。祇要腦子裏有了什麼觀念，他便連忙拿起筆來就寫。因此他的觀念是非常豐富，但他的收穫都是些前後矛盾或殘缺不全的東西。在馬克斯的著作中，我們常常看到許多重複的例證及解釋，與許多不同的觀念趨於同一論點的那種奇怪的傾向，這

顯然僅係一種方法，把一個觀念硬生生地拉過來，納入問題之內；而不能證明他對於整個問題，曾作過冷靜的分析和縝密的思考。

最後，馬克斯本性是一個十字軍，是一位宣傳家。對於事實若作一翻適當的冷靜的思考，本可以獲得一個又恰當又健全的斷語的時候，但馬克斯總讓他的情緒佔了上風。馬克斯認為現秩序不對，認為現秩序是建築在一種不適當的基礎之上，認為現秩序是受了那些錯誤的原則之領導，認為現秩序中祇有不適當的價值標準。他的內心是革命的，他對於現行的一切，澈底表示不滿意。但是他不是一位溫柔而多情的觀察者。在我猜想——僅是一種猜想——促使馬克斯去從事他那激烈行動的，並不是對於無產階級的仁愛，不是對於無產階級的痛苦感到痛心，不是對於無產階級起了一種手足般的同情的感覺。馬克斯是一個非常傲慢、狂暴、急躁的智識貴族。對於普通大眾及無知無識的工人，他實在並沒有放在心上。李布克奈西特說：『在馬克斯看來，大眾是一羣沒有頭腦的人羣，他們의思想和感情均由統治階級供給的。』⁽⁴⁾我猜想馬克斯所以歡喜無產階級，是由於自己對於無產階級的發現。他的歷史學說，他的整個學說系統，使他的目光轉向到工人身

上。他們是辯證法這幕戲劇中主要的演員，他們是馬克斯棋戲中的小卒。

有的時候有人認爲馬克斯的歷史學說，也有一些供獻，但是這些供獻我們却不能承認。有人認爲馬克斯歷史學說的功績，是使研究社會科學（尤其是經濟學）的方法更精密，範圍更擴大。但是我們應該記着，在馬克斯時代以及馬克斯時代以前，德國的經濟學上的問題，已經受到了更廣大更澈底的研討。關於這一點，祇要提起幾位經濟學家的名字就夠了，如愛其和恩（Eichhorn）、沙非尼（Savigny）、李士特（List）、羅斯期爾（Roscher）以及克尼斯（Knies）。有些人認爲馬克斯着重經濟通則的關係性，教人家從研究制度入手以爲了解社會現象的張本，是馬克斯的一種供獻。這一點假如也能認爲是一件供獻的話，這件功績應歸之於那班德國歷史學派的經濟學家，他們遠在上一個世紀的四十年代的時候，便墾殖這塊園地，比馬克斯更努力。還有些人認爲「發現」社會生活的各方面是一種相互調和的現象，而不是各自東西毫無連屬的，是馬克斯的功勞。這種見解，其本身是有價值的，但非創始於馬克斯。希臘人及孟德斯鳩（Montesquien）布

爾克 (Burke)、侯德爾 (Herder)、聖西門 (Saint-Simon) 等，早已特別注意過了。

馬克斯學說的供獻是在其他方面。我們在評定馬克斯學說之持久價值的時候，我們要知道他的短處。馬克斯的學說，對於那些較陳舊而更片面的歷史觀，是一種有力的消毒劑。在馬克斯時代，有許多人認為歷史是由「偉人」創造的；有人從帝王的野心及政治策略這個角度來觀察歷史；還有些人，把歷史披上一件神祕的理想主義的外衣。馬克斯的見解，對於這些概念，予以致命的打擊。他把這些歷史家，從那些崇高的幻想中，招呼出來，叫他們走到低賤的經濟事實的地面上來。

馬克斯的歷史概念之主要意義在此。馬克斯的學說，既不是歷史的解釋，也不是歷史的哲學，也不是研究歷史的方法。牠是一件教規。他訓誡研究社會現象史的人們，不要忽略研究經濟的因素——經濟組織的形式、階級的構造、集團利益的作用。這種研究可以揭露許多歷史的現象，但不適於解釋歷史。馬克斯的學說是一把能配合許多鎖而打不開幾個門的鑰匙。

① 對於馬克斯的價值論與分配論，Marshall曾有所論列；參攷 *Principles of Economics*，第八版，第五八七至五八八頁。同上，附錄，第七六九頁。

- ①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第一卷, 第三版, 第五〇二頁。
- ② 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第五六頁。
- ③ Laissez-Faire, 第四七一—四八頁。
- ④ Capital, 第三卷, 第六編。
- ⑤ Karl Marx, Biographical Memoirs, 第八二頁。

唯物史觀批駁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初版

青年叢書
唯物史觀批駁一冊

每冊定價國幣九角

原著者 Mandell Morton Bober

編譯者 史 開 天

校閱者 王 汝 琪

發行者 中日文化協會
南京香鋪營廿一號

印刷者 上海印刷所
珠江路四三〇號

總經售處 南通書局南京分局
南京太平路七號

版權所有
印刷必究

10
500071

10
500071